付法藏因緣經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付法藏因緣經　北魏
譯者：吉迦夜　曇曜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一

敬禮無邊際　去來現在佛　等空不動智　救世大悲尊

釋迦牟尼如來

昔婆伽婆於無量劫，爲眾生故求最勝道。成就種種難行苦行，捨所愛身，頭目、髓腦、國城、妻子、宮殿、臣妾；投巖赴火，斬截身體；或時，有爲一四句偈，剝皮爲紙，折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供養，諮學明師，禀受諸佛。悲傷群生，勞謙累德。修萬善行，發洪誓願。如五百本生經中廣說。

本學具足，垂成正覺。菩提樹下跏趺而坐。

第六天魔深生愁毒。念其道成，必當勝我。即率官屬十八萬億，詣樹王下，謂菩薩曰：汝今宜可速起還宮。若不爾者，當持汝足擲大海外。

爾時菩薩如師子王，心無驚畏，告言：波旬！汝曾供養一辟支佛，受八戒齋，由斯福故，得爲天王。然我已於阿僧祇劫具足成就難行苦行，大地未有如針鋒許，非吾昔日修苦行處。假使魔眾如恒河沙，不能傾動我之一毛，雲何汝今欲以吾身擲大海外？

魔復言曰：我於往昔，施辟支佛，得爲天王，斯事可明。今汝所說，以何爲證？

於是，菩薩伸手指地曰：此神知我。

爾時，地神從金剛際踊身而出，合掌白言：誠如尊教。有此地來，我爲其神。此地無有如針鋒許，非是菩薩本行之處。

魔聞斯言，顛倒而墮。

破魔軍已，成最正覺，三達獨照，六通無礙，具足大悲，辯才無盡。所可宣說，人皆信受。暢微妙法，拯濟群生。譬如金剛所擬摧壞，如來教門，亦復如是，能滅眾生煩惱諸結。遍遊國土、聚落城邑，以清淨法，拔眾毒刺，降伏外學，立最勝幢。閉惡趣門，開涅槃道。

化緣將畢，垂當滅度，告大弟子摩訶迦葉：汝！今當知我於無量阿僧祇劫，爲眾生故勤修苦行，一心專求無上勝法。如我昔願，今已滿足。迦葉！當知，譬如密雲充遍世界，降注甘雨，生長萌芽，無上法雨亦復如是，能令眾生增善根子。所以諸佛常加守護，恭敬讚歎，禮拜供養。如我今者，將般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布，無令斷絕。

迦葉白言：善哉！受教。我當如是奉持正法，使未來世等蒙饒益，唯願世尊不以爲慮。

是故如來滅度之後，摩訶迦葉次宣正教，集佛法藏，化諸眾生，其所度脫，永不退轉。

彼大迦葉，智慧淵廣，名稱普聞，功德具足，今當隨順說其行願。

大迦葉

過去久遠毘婆尸佛，化眾生已，入般涅槃。四部弟子咸生悲戀，收取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殊特妙好。時，彼塔中有如來像，面上金色少處缺壞，時有貧女遊行乞丐，得一金珠，內懷歡喜，意欲爲薄補像面上。迦葉爾時爲鍛金師，女即持往倩令修造。是時，金師聞其爲福，歡喜治之。瑩飾既訖，用補像面，因共願曰：願我二人，常爲夫妻，身真金色，恒受勝樂。以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人天中，快樂無极，最後託生第七梵天。

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陀，於過去世久修勝業，高才博達，智慧深遠，多饒財寶，巨富無量：金、銀、琉璃、珂贝、璧玉、牛羊、田宅、奴婢、車乘，比摩竭王千倍爲勝。時，瓶沙王金犁千具，彼婆羅門恐與王齊，招諸罪咎，乃少其一，唯有九百九十九具。其家有氈，最下之者直百千兩金，以釘釘之，入地七尺，氈不穿破，如本不異。以福德力，財富如是。雖饒財寶，無有子息。自念老朽，死時將至，庫藏諸物無所委付。

於其舍側有樹林神，彼婆羅門爲求子故，即往祈請。經歷年歲，了無徵應。時，俱律陀大生瞋忿，語樹神曰：我事汝來，已經年歲，都不見爲垂一福應。今當七日至心事汝，若復無驗，必相燒剪。

樹神聞已，甚懷愁怖，向四天王具陳斯事。

於是，四王往白帝釋，帝釋觀察閻浮提内無福德人堪爲彼子，即詣梵王廣宣上事。

爾時，梵王以天眼觀，見有梵天臨當命終，即告之曰：汝若降神，宜當生彼閻浮提界婆羅門家。

梵天對曰：婆羅門法，多惡邪見，我今不能爲其子也。

梵王復言：彼婆羅門有大威德，閻浮提人莫堪往生，汝必生彼，吾相擁護，終不令汝入邪見也。

梵天曰：諾，敬承聖教。

於是，帝釋即向樹神說如斯事。樹神歡喜，尋詣其家，語婆羅門：汝今勿復起恨於我，却後七日，當滿卿願。

至七日已，歸覺有娠。足滿十月，生一男兒，顔貌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一由旬。相師占曰：此兒宿福，有大威德，志力清遠，不貪世務，必當出家，得無著果。

年雖童稚，志念清淨，行慈博施，少欲知足。恒觀世樂無常危脆，未曾暫生愛樂之

想。

爾時，父母見其如是，甚懷愁惱而相謂言：是兒生時，相師占曰必當出家，今設何方斷絕其意。覆自思惟：世可耽著，唯有美色，當爲選擇端正良匹，用斷其情。

至年十五，欲爲娉妻。迦葉聞之，深生愁惱，白父母言：我志清淨，不須妻也。如是至三，父母不聽。

於是，迦葉知事難免，便設權謀，白父母言：能爲我得金色女人恣容超世，然後乃當開意納之。若不得者，終不取也。

爾時，父母敬念彼故，不違其語。即時延召諸婆羅門遣行國界：若有女人，身真金色，端嚴殊妙，爲我娉之。

諸婆羅門便共爲謀，鑄金爲人，顏貌奇特，眾共輿之遊諸聚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見此金神，禮拜供養，未來必得微妙智慧，身真金色。

諸女聞已，皆出禮敬。時，有一女，顏容瑰偉，體紫金色，禀性柔和，智慧深遠，即是往日金珠女也，以昔勝緣有此妙身。立志坚固，獨不出外。諸女咸問不出之意，答言：諸姊！我意閑寂，不悕餘願，故不出耳。時，諸女人強將此女往觀金神。此女光明，形貌恣容，映蔽金神，悉不復現。

諸婆羅門，即爲聘之，遂相然可，計期成婚。彼女聞之，亦甚愁惱，志不自從，即便行嫁。

二人相對，志各凝潔。雖爲夫妻，了無欲意，共立要曰：我等今者，宜各異房，不相娆近。

爾時父母知是事已，即便敕人去除一室，令共同處。空其室内，唯置一床。

於是，迦葉更共妻要：今此室中，唯有一床。我等二人，理無同寢。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睡臥，我當經行。

後於中夜，迦葉次行。妻時眠睡，手垂床前。外有毒蛇，從户而入，欲螫其妻，迦葉慈愍，即便徐前，以衣裹手，舉置床上。

妻便驚寤而責之曰：今汝丈夫無志乃爾，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吾手？

迦葉答言：我無欲情而近汝也。蛇從外入，規欲相螫，恐爲傷害，舉汝手耳。

毒蛇猶在，即便示之。妻意乃悟。

於是，夫妻深厭諸有，不生甘樂，如人淨洗，不喜塵垢。詣父母所，求欲出家。既蒙聽許，便作沙門。清淨守素，無爲無欲，在於空閑，勤修苦行。

於是，迦葉作是誓言：世界所有成羅漢者，我悉歸依。作是語已，出家威儀所有諸戒，皆悉具足。逮至如來成一切智，於王舍城頒宣妙法。

爾時，迦葉披糞掃衣，來詣佛所，稽首禮敬，合掌而立，白佛言：世尊！我今歸依無上清涼，願哀納受，聽在末次。

世尊歎曰：善來！迦葉！即分半座，命令就坐。

迦葉白佛：我是如來末行弟子，顧命分座，不敢順旨。

是時，眾会咸生疑曰：此老沙門有何異德，乃令天尊分座命之。

此人殊勝，唯佛知耳。於是如來知眾心念，欲决所疑，即宣迦葉大行淵廣。

世尊又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以自莊嚴，迦葉比丘亦復如是。

又，於往昔過去久遠，時有聖王，號文陀竭，高才超世，智慧無倫。時，天帝釋欽敬其德，遣七寶車，造闕迎王，時乘天車飛空而往。天帝出迎，與共同坐。相娛樂已，送王還宮。佛告比丘：爾時天帝，今迦葉是。文陀竭王，則吾身是。迦葉往昔，以生死座命吾同坐，故吾今日成無上道，以正法座，報其本勳。

爾時，世尊即爲迦葉，如應說法，示教利喜。譬如鮮淨白氎，易受染色，即於座上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高才勇猛，儀相安詳。常與如來對坐說法。時，諸天人謂世尊師。

於是迦葉即辭如來，往耆闍崛山賓鉢羅窟，其山多有流泉浴池，樹林蓊欝，花果茂盛。百獸遊集，吉鳥翔鳴，金銀琉璃羅布其地。迦葉在斯經行禪思，宣暢妙法，度諸眾生。

至後，世尊垂入涅槃，放勝光明，大地震動，便作是念：將非如來，欲入涅槃，現斯相耶？即入三昧，以天眼觀。見於世尊熙連河側，全身捨壽。作是觀已，慘然不悅：如來涅槃，何斯駛哉！世間眼滅，不善增長！即與眷屬前後圍繞，向拘尸城，禮覲世尊。於其前路，見一梵志，右手執持曼陀羅花。迦葉問言：汝從何來？識吾師不。答曰：識之，入般涅槃已經七日，一切人天大設供養，吾從彼間得斯花來。時，諸比丘聞是語已，皆大悲惱，舉身投地，號哭哽咽，淚下如雨，咸作是言：咄哉！無常有大勢力，能壞如是功德寶聚，枯竭法海，摧倒法幢。世間闇冥，永失大明。一切眾生，無所宗仰。增長惡道，減損天人。奇哉無常，深可厭患。譬如電光，理無久停。無常迅駛，亦難可保。能壞盛年色力壽命，殄滅一切世間歡愛。愚人保之，智者不也。

於是，迦葉與諸比丘即便前行至雙樹間，繞棺三匝，稽首作禮。而說偈言：

超哉三界乘　永度生死流　寂然無相願　微妙難思議

佛日甚明淨　能除愚癡闇　積劫修苦行　誓度諸苦人

云何於今者　棄捨本慈悲　全身處金棺　寂然安不動

唯願天人尊　顯現金色身　普令一切眾　興起無量願

爾時，世尊於金棺內千張氎中出金色足，光明照曜猶如盛日。棺氎無虧，而足顯現。一切大眾見是事已，倍更悲惱，號哭哽塞。

爾時，迦葉偏袒右肩，接足作禮。重說偈言：

如來足踝滿　千輻相轮現　指纖長柔軟　合縵網成就

大悲濟群生　斷世眾疑結　是故我今日　頂禮最勝足

我證四真谛　說佛功德聚　已讚歎恭敬　宜還斂足入

爾時，迦葉令諸力士更以千氎用纏佛身，香油灌上而閉棺蓋，積栴檀薪，闍維如來。

阿難見火，悲泣哽咽，號哭懊惱，而說偈言：

快哉無常　甚可憂畏　能滅如是　功德寶聚

世尊此身　清淨無垢　今在金棺　以千氎纏

香油流灌　然栴檀薪　微妙勝身　爲何所在

爾時，迦葉以乳滅火，說偈讚曰：

千氎纏身　火耶旬之　佛神力故　內一衣在

外亦不燒　唯中都盡　此勝神力　不可思議

01 付法藏因緣傳.pdf 8頁

摩訶迦葉說是偈已告諸比丘。佛已耶旬。世尊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國王長者大臣居士。求最勝福自當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法炬速疾磨滅。爲未來世當作照明。绍隆三寶使不斷絕。爾時迦葉與諸比丘。至王捨城賓鉢羅窟。阿闍世王得無根信。及至如來滅度之後群臣相與咸共議曰。大王信心猶如巨海。超諸人天世界之上。若聞世尊入涅槃者。沸血必當從面流出。身體分散命不雲遠。當設何方令免斯難。時有一臣名曰雨捨。智慧淵廣善於方便。造一铜池纵廣数仞。以淨香油盈注其內。令阿闍世王坐斯池中。而復更以鮮淨白氎。图画如來本行之像。所謂菩萨從兜率天化乘白象降神母胎。父名白淨母曰摩耶。處胎滿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釋奉接。難陀龙王及跋難陀吐水而浴。摩尼跋陀大鬼神王。執持寶蓋隨後侍立。地神化花以承其足。四方各行滿足七步。

至於天庙令諸天像悉起奉迎。阿私陀仙抱持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傷當終不睹佛興。詣師學書技艺图讖。處在深宫六萬婇女娛樂受樂。出城遊觀至迦毘羅园。道見老人及以沙門。還詣宫中見諸婇女。形體狀貌猶如枯骨。所有宫殿墟墓無異。厭惡出家夜半踰城。至郁陀伽阿羅逻等大仙人所。聞說識處及非有想非無想定。既聞是已深谛觀察。知非常苦不淨無我。捨至樹下六年苦行。便知是苦不能得道。爾時復到阿利跋提河中洗浴。

爾時有二牧牛女人。欲祀神故以千頭牛构取其乳饮五百頭。如是展轉乃至一牛。即取其乳煮用作糜。涌高九尺不棄一滴。有婆羅門問言。姊妹。汝煮此糜欲上何人。女即答曰。持祀樹神。婆羅門言。何有神祇能受斯食。唯有食者成一切智。乃能受汝若斯之供。於是女人便奉菩萨。即爲納受而用食之。然後方詣菩提樹下。破魔波旬成最正覺。於波羅捺爲五比丘初轉法轮。乃至詣於拘尸那城力士生地入般涅槃。如是等像皆悉图画。王問群臣。汝作何等。答言大王。我画如來功德之像。次至世尊滅度形变。王便驚愕舉身毛竖。深生悲戀思慕如來。此池中油五分之一。忽然流注入王身中。譬如焦墾投之大池水自滲入。彼亦如是。由斯因緣命得全濟。阿闍世王信敬隆笃。感戀如來其事若此。聞迦葉往甚大歡喜。嚴治道路燒香散花。自乘白象出迎迦葉。王昔見佛自投象下恭敬禮拜。見迦葉時亦復如是。摩訶迦葉神力接之令無傷害。即告王曰。佛力殊勝不同聲聞。聲聞入定乃有神足。自後見我勿投象也。王言敬諾。即白迦葉。世尊涅槃我竟不見。尊若滅度願必垂告。迦葉曰善。因告王言。如來世尊智慧深遠。能滅眾生三毒炽火。能枯十二因緣大樹。諸天世人皆蒙饒益。今入涅槃世間眼滅。生老病死憂悲衰惱。如是等苦轉更炽盛。我欲爲彼而作慧明。共諸比丘集佛法藏。王於今者宜办供具。王言善哉。願諸聖士恒受我供。於是迦葉告阿那律。諸羅漢中谁不來者。阿那律言。憍梵波提在尸利沙宫。猶未來。此爾時迦葉告梨婆提。汝可往彼尸利沙宫語憍梵波提。大迦葉等今有僧事。要须相見。時梨婆提飛空而往。具陳上事。爾時尊者問梨婆提。世尊何在而雲迦葉。梨婆提言。佛入涅槃。法桥已壞法山已崩。法灯已滅黑闇時至。憍梵波提歎曰。苦哉世間空虛。魔王波旬今當喜矣。凡愚眾生無明所蔽。流轉生死没在魔網。十力世尊挽而出之。今入涅槃永無救護。哀哉眾生深可悲愍。告梨婆提。汝可爲我頂禮迦葉及余聖眾。如我辭曰。憍梵波提白大迦葉。世尊若在。我當往彼禮拜供養。今入涅槃。世間空虛。觀閻浮提無一可樂。如大龙王既捨身已龙子必隨。我亦如是。今欲涅槃。作是語已即便滅度。如是諸人聞佛滅度悉入涅槃。迦葉唱言。未集法藏勿涅槃也。時諸比丘問大迦葉。先集何法。迦葉答曰。先修多羅。又問使谁集修多羅。大迦葉言。阿難比丘多聞总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最後法中利安眾僧。知見具足佛常讚歎。宜可使彼集修多羅。爾時迦葉即告阿難。汝於今者可演法眼。阿難曰諾。觀察眾心而說偈言。

比丘諸眷屬　　离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眾星之無月

說是偈已禮眾僧足。即升法座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捺鹿野苑中古仙住處。爲五比丘初轉法轮。謂苦聖谛。如是廣說。說是語已。五百羅漢飛升虛空。高聲唱言。奇哉無常甚大迅速。如河駛流逝而不返。我等昔者自睹世尊。今乃言聞。皆各悲泣而說偈言。

咄哉諸有苦　　回動如水月

不坚如芭蕉　　亦如幻影响

如來大雄猛　　功德超三界

猶爲無常风　　[漂　　寸]流而不住

五百羅漢說是偈已還復本座。爾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错谬耶。皆曰。不異世尊所說。於是迦葉命优波离。集毘尼藏。迦葉自集阿毘昙藏。集法藏已。摩訶迦葉即說偈言。

以此尊法轮　　濟諸群生类

十力尊所說　　皆當勤修行

此法是明灯　　能破諸黑闇

諸贤宜受持　　慎勿生放逸

爾時迦葉入願智三昧。觀所集法無闕少耶。思惟已訖知皆具足。便作是念。如來大師我善知識。利安饒益如母愛子。我今以法益同梵行。示未來世作大悲想。欲使大法流布不絕。始於今者報如來恩。我年朽迈身爲老壞。臭烂之體甚可厭惡。無常危败不可依持。恒爲諸苦之所惱害。谁有智者當樂此身。我今宜可入般涅槃。復更思惟。我今當住大慈大悲佛婆伽婆真善知識。無量淨善功德所熏。微妙舍利所在之處。皆往禮拜恭敬供養。即飛虛空至四塔前禮拜供養。復詣八塔至心恭敬。譬如雁王飛到大海娑伽羅宫禮敬佛牙。如大壯士屈伸臂顷至忉利天。釋提桓因與諸天眾。出迎迦葉禮敬供養。摩訶迦葉告帝釋曰。我欲涅槃。禮如來發故來至此。釋提桓因聞是語已。心懷惆怅悲泣懊惱。自取佛發敬授迦葉。迦葉受已至心禮敬。牛頭栴檀以用供養。供養已訖語諸天子。五欲無常不可久保。如花上露見阳則晞。唯有善法深可願樂。當觀苦空慎莫放逸。作是語已從彼天没還王捨城。阿難隨逐未曾捨离。恐入涅槃或不睹見。後於少時摩摩迦葉告阿難曰。汝獨入城。我亦當往。爾時迦葉着衣持鉢。入王捨城作是念言。阿闍世王本與我要。若涅槃時必來見我。我今當往告之可乎。到王門下語守門人。爲我白王。摩訶迦葉今在門外欲得相見。守門人言。王今睡眠。若覺之者恐貽罪累。迦葉語言。王若覺者。好爲我語。摩訶迦葉欲入涅槃。來與王別不見而去。於是迦葉至鸡足山。於草敷上跏趺而坐。作是願言。今我此身着佛所與糞掃之衣。自持己鉢乃至弥勒令不朽壞。使彼弟子皆見我身而生厭惡。復作是念。阿闍世王若不見我。沸血必當從面而出。命不全濟。若使彼王

與阿難來。山當爲開令其得入。若還去者復當還合。便捨命行唯留少壽。應時大地六種震動釋提桓因與諸天子。以曼陀羅花天諸末香。供養舍利生大悲惱。而作是言。如來滅度感戀未息。迦葉涅槃增我悲惱。賓鉢羅窟即便空旷。巷里穷酸苦厄羸劣。貧露孤寒彼恒矜愍。今捨之去谁當覆護。如十五日天無雲翳。月及眾星處空顯現。如來聖眾亦復如是。住在世尊猶如星月。死無常雲如何卒起。一旦隐蔽最勝福田。諸天如是极生悲感。哀摧號哭啼泣懊惱。共相裁抑歸還天上。阿闍世王於睡臥中。梦屋梁折。尋便驚覺心生惶怖。門人白王。摩訶迦葉欲入涅槃。來與王別正值眠息。令我致意即便回還。王聞是事闷絕躃地。冷水洒面方得醒悟。舉聲大哭涕泣盈目。我何薄祐垢障深厚。諸聖涅槃不一睹見。即詣竹园禮阿難足。問言。迦葉滅度未耶。阿難答言。已涅槃矣。今在何處。我欲供養。於是阿難共阿闍世王向鸡足山。王既到已山自開辟。迦葉在中全身不散。曼陀羅花以覆其上。王見是已發聲號哭。舉身投地。[卄/積]諸香木欲闍毘之。阿難問言。欲作何等。答欲耶旬。阿難言曰。摩訶迦葉以定住身待於弥勒。不可得燒。弥勒出時當將徒眾九十六億至此山上見於迦葉。時弥勒眾皆作是念。釋迦如來弟子身形卑陋若此。彼佛亦當與斯無異。於是迦葉踊身虛空作十八变。变爲大形充滿世界。時弥勒佛即就迦葉取僧伽梨。是時大眾見其神力。除憍慢心成阿羅漢。王供養已還歸本國。時鸡足山還合如初。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二

摩訶迦葉垂涅槃時。以最勝法付嘱阿難。而作是言。長老當知。昔婆伽婆以法付我。我年老朽將欲涅槃。世間勝眼今欲相付。汝可精勤守護斯法。阿難曰諾唯然受教。於是阿難演暢妙法化諸眾生。然其宿世有大功德。智慧淵廣多聞博達。佛所諮嗟总持第一。悉能聽受諸佛法藏。如大巨海百川斯納。名稱高遠眾所知識。如是功德不可穷盡。我當隨順說其因緣。

阿難

乃往古世阿僧祇劫定光如來時爲沙門畜一沙弥。常令读诵日夜诫敕無有休废。若經少闕即便呵責。時此沙弥爲師乞食。若少稽留經不充限。极爲其師之所骂辱。於是沙弥甚爲愁惱。爲師乞食且诵且行。時有長者怪而問之。沙弥答曰。吾師嚴峻令我诵习。乞食稽留則不充限。以是事故每行读诵。長者答言。勿生憂惱。徒今以後常相供给。宜當精勤诵习經典。時此沙弥不復行乞。專心诵读。從此以後經常充足。爾時沙弥即世尊是。施食長者阿難是也。以斯福緣。阿難比丘智慧深妙。总持強識多聞弘廣。不可稱记。至婆伽婆成無上道。宣暢妙法化諸眾生。於是阿難即自思惟。世間牢狱不可愛樂。五欲如幻無有坚实。甚可畏惡過於毒蛇。盛年勇壯顏容姿美。悉爲老病之所残害。無常迅駛如暴

河流。吞滅一切恩愛集会。古昔諸王威德自在。爲無常风之所吹壞。憂悲衰惱眾苦相续。愛羅刹女常欺眾生。我當雲何得免斯難。復作是念。如來世尊神智超世。本從釋氏出家學道。我今應當往爲弟子。即至佛所求哀出家。佛言善來。便成沙門。爾時如來即爲說法。所謂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爲不淨出要最善。意即開解成须陀洹。佛於後時心念侍者時憍陳如即往佛所求爲给侍。佛言憍陳如。汝年老迈须人瞻视。雲何爲我而作给侍。如是五百大弟子。咸至佛所求爲侍者。皆不聽許。禮佛而退。時目揵連以他心智觀如來心在阿難所。如日初出光照西壁。與諸比丘告阿難曰。佛须仁者以爲给侍。宜可速往禮覲勝覺。阿難白言。如來威德猶如大龙。今我秽弱不敢奉命。諸比丘言。阿難當知世尊專心唯在仁者。當速奉覲不宜久停。阿難敬諾。即求三願。如來故衣願勿與我。所有遺食願賜余人。进現時节隨我裁量。三願若遂乃當受教。時諸比丘往世尊所。稽首作禮具陳上事。如來歎曰。善哉阿難。有大智慧善知時宜。不但今日久遠亦然。汝等善聽。吾當宣說。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王治世住婆翅城。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名俱楼陀。聪明博達天才超世。國人居士皆悉宗敬。多饒財寶百千萬億。無子绍继每懷憂惱。請祈諸天經十二年。最大夫人便覺有娠。日月已滿生一男兒。身紫金色顏貌端正。相師占曰。福德此子。即爲立字號曰大施。年渐長大求父出遊。父即敕令嚴治道路。燒香散花作眾伎樂。大施於是出外遊觀。即於前路見有乞人。着弊壞衣卑言求哀。大施問曰。何故若此。乞人答言。我本孤貧病苦所逼。身命既切是故行乞。大施聞之慘然歎曰。群生之类一何可愍。愚癡蔽心沉没五欲。爲老病死之所惱害。方於其中坦然快樂。不修善業受斯惡果。怪哉大嶮甚可怖畏。小復前行。見有屠猎羅罥飛鳥。耕垦鱼捕多所傷害。大施問言。何故若此。諸人答曰。我祖父來素爲斯業。仰此濟命兼供王役。一旦捨之便當貧乏。大施聞之益增傷感。便自思惟興大悲意。哀哉眾生愚無慧目。久積罪業貧穷羸劣。處大黑闇甚可怖畏。今復更造如斯惡業。杀害眾生斷他愛命。惡業增長不善滋息。轮回五道何由得出。我今宜當方便救護。生死惱热爲作清凉。作是念已即入大海。詣龙王宮求如意珠。見一金城光明赫奕。毒蛇圍繞不可得近。即入慈定履上而過。龙王出迎禮拜恭敬。相慰問已俱共入宮。問言仁者。何故至此。大施答曰。閻浮提人爲貧穷故极多傷害。命終必當生三惡道。我愍彼故歷嶮來此。求如意珠欲免其苦。願見遺给利益眾生。龙王曰善。不違來教。願少留停爲我說法。大施許之。住經四月。演暢諸法名字本末。次第隨順解其句味。龙王至心聽受思惟。問讯起居甚得時宜。进現時节而自裁量。過四月已大施辭退。龙解髻珠而用與之。因發誓曰。大士慈悲甚极弘廣。必當得成自然正覺。願我得爲多聞弟子。於是大施以如意珠雨眾七寶。閻浮提人皆悉安樂。修行十善命終生天。比丘當知。爾時大施即吾身是。彼時龙王阿難是也。在龙王中尚知時宜。况於今者而不通達。於是阿難给侍如來。善能隨順。聞持法藏初無漏失。逮及世尊於雙樹林垂般涅槃。問憍陳如阿難所在。答言。今在娑羅林外爲諸魔眾之所娆乱。深入邪網甚大苦惱。除佛如來

無能救護。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此大眾中有諸菩薩。於無量劫發菩提心。久修願行得不退轉。如是等比。善能受持諸佛法藏。何緣顧問阿難所在。佛告文殊。阿難比丘事我來久。初無過咎。具足成就不可思議。所聞之法善能受持。譬如泻水置之異器。爲諸眾生所共瞻仰。是故我問阿難所在。今去此会十二由旬。爲諸魔眾之所惱乱。汝持我咒往彼解之。文殊師利即至魔所說陀羅尼。魔聞是已即放阿難。與文殊俱來至佛所。稽首禮敬却坐一面。爾時世尊於中後夜入般涅槃。一切天人大設供養。氍氀闍毘。其事都訖。摩訶迦葉與諸羅漢。於王捨城欲集世眼。阿難爾時猶在學地。以漏未盡不豫聖眾。時有比丘名婆闍弗。即以偈颂而覺悟之。

勝哉多聞士　　安静林樹間
當觀一切法　　虛伪不坚牢
生死多過患　　涅槃最清涼
瞿昙子宜應　　勤修無漏行
如是當不久　　必受第一樂

阿難聞已竟夜經行。雖加勒苦不得羅漢。身體疲懈便欲眠息。頭未至枕得無著果。三明無碍六通清彻。即便飛往賓鉢羅窟。在門外立而說偈言。

多聞辯才　　给侍正覺　　瞿昙阿難
今在門外

爾時迦葉說偈答曰。

汝若盡眾苦　　棄捨煩惱担
宜應現神身　　令眾咸證知

於是阿難即以神通從石壁入。禮眾僧足隨次而坐。受迦葉命演集勝眼。乃至迦葉入涅槃時。共阿闍世王至鸡足山。燒香散花讚歎供養。王言仁者。如來迦葉入般涅槃。自我多殃悉不睹見。尊若滅度唯願垂告。阿難曰善。敬承來教。於是遊行宣暢妙法。化諸眾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诵法句偈。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老鶴
不如生一日　　而得睹見之

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返聖教自生妄想。無有慧明常處癡闇。永當流轉生死大海。爲老病死之所惱逼。便語比丘。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谤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二不解深义颠倒妄說。有此二法爲自毀傷。不能令人离三惡道。汝今當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错谬不可信矣。

汝今但當如前而诵。阿難後時聞彼比丘在竹林下猶诵前偈即問其意。答言尊者。吾師告我。阿難老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依前诵习。阿難思惟。彼轻我言或受余教。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回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常甚大雄猛散壞。如是無量贤聖。令諸世間皆悉空旷。常處黑闇怖畏中行。邪見炽盛。不善增長。诽谤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沉没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劫受諸苦惱。哀哉世間深可矜愍。今此比丘我躬爲說。返納邪言不受吾教。我當向谁說如斯事。世間眾苦不可願樂。此身不坚腐败危脆。猶如聚沫须臾变滅。端政容貌甚可愛着。衰老既至將安所在。覆以薄皮謂爲嚴飾。腋血内流惡露不淨。有爲無常甚大迅速。一视息顷四百生滅。譬如虛空震雷起雲暴风卒起尋便散滅。五欲不坚亦復如是。共相恩愛安隐快樂。無常既至谁有存者。世間眾苦甚難久居。我於今日宜入涅槃。又吾大師及同梵行。如是之等皆悉滅度。我於今者岂宜久停。復作是念。阿闍世王與吾有要。我宜應當至彼語之。即詣王宫告守門者。爲我白王。阿難在外。將欲涅槃故來相見。門人答曰。王今眠睡。若覺悟者罪我不少。阿難語言。王若覺者宜可爲我具宣斯意。阿闍世王梦蓋茎折。即便驚悟。門人向王具宣上事。王聞是已闷絕躃地。冷水洒面良久乃稣。發聲號哭哀動天地。椎胸叫唤生大憂苦。而作是言。呜呼怪哉世間眼滅。三界苦惱谁當免濟。昔日世尊慈悲深厚。爲諸眾生作大依止。自入涅槃世間孤露。摩訶迦葉有大名稱。次補如來演法教化。而復滅度法轉衰損。瞻仰阿難猶如日月。今入涅槃更何恃怙。法水清淨洗涤塵勞。谁復頒宣饒益一切。是諸眾生常有渴愛。谁澍法雨充足之者。三界群生永當流轉。受諸苦惱何有穷竟。魔王歡喜大得眷屬。善法渐盡諸惡炽盛。即問門人阿難所在。园神白王。向毘捨离。即嚴四兵往恒河側。阿難乘船在河中流。王即直进稽首白言。三界明灯已棄我去。今相凭仰願勿涅槃。阿難默然而不許可。於時大地六種震動。時雪山中有五百仙人見斯相已咸作是念。以何因緣有此異相觀見阿難將欲滅度。即便飛空往詣其所。稽首作禮求哀出家。即化恒河变成金地。爲諸仙人如應說法。须發自落成阿羅漢。咸悉俱時入般涅槃。阿難念曰。佛记罽賓當有比丘名摩田提。於彼國土流布法眼。即便以法付摩田提。踊身虛空作十八变。入风奋迅三昧。分身爲四分。一分向忉利天與釋提桓因。一分與大海娑伽龙王。一分與彼毘捨离子。一分授與阿闍世王。如是四處各起寶塔。燒香散花供養舍利。摩訶迦葉垂涅槃時。告阿難曰。今以法寶用相委累。長老於後若入涅槃。王捨大城有一長者名商那和修。高才勇猛有大智慧。已於過去深種善根。發意入海采取珍寶。回還願作般遮於瑟。爲佛如來造經行處。復當建立高門楼屋。所爲既訖。可度出家。如來法藏悉付嘱之。是故阿難臨當滅度。而告之曰。佛以法眼付大迦葉。迦葉以法嘱累於我。如我今者涅槃時至。以法寶藏用付於汝。汝可精勤守護斯法。令諸眾生服甘露味。商那和修答曰。奉教。我當擁護如斯妙法。普爲一切作大明炬。於是次宣無上法药。疗煩惱病濟度群生。其德高遠久修願行。多聞总持辯才無盡。今當敷演彼功德聚。

商那和修

乃往過去阿僧祇劫。商那和修時爲商主。共諸贾客五百人俱。欲入大海采取珍寶。於其前路見辟支佛。身嬰重病气命羸憯。與諸商人即便停住。推求医药而疗治之。盡心承给無所乏少。病遂除差體力充足。是辟支佛着商那衣。爾時商主以諸香汤浴辟支佛。上妙氎衣而用奉献。白言大聖。此商那衣极爲弊惡。唯願受我所奉衣服。辟支佛言施主宜知。我以此衣出家成道。復當着此而入涅槃。商主聞之甚懷悲惱。白言大聖。願勿滅度宜可與我共入大海。吾當終身供给所须衣服臥具病瘦汤药。辟支佛言。不能入海。我於今者欲般涅槃。汝於福田宜生深心。未來必當获大果報。即飛虛空作十八变。還就本座而入涅槃。商主悲哀啼哭哽咽。積諸香木而用闍毘。收集舍利起塔供養。因發誓曰。願我來世值遇聖師。復過於是。使我所有諸功德聚。威儀法式及以衣服。如今此聖等無有異。由斯願力甚大雄猛。處於母胎着商那衣。乃至與身俱共增長。出家受戒得道涅槃。是商那衣未尝离體。因即號曰商那和修。如來昔遊摩突羅國。見青樹林敷荣茂盛。告阿難曰。見此林不。阿難言曰。唯然已見。佛言。此是优留茶山。吾滅度後當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山中起僧伽蓝。說法教化多所利益。商那和修既從海還大获珍寶。往詣竹林禮阿難足。白言大聖。我本入海願安隐還。爲佛及僧設大施会。今佛世尊爲在何處。阿難答曰。已入涅槃。聞是語已闷絕躃地。以水洒面方得醒悟。發聲號啕悲泣斷絕。自拔頭發塵土坌身。椎胸大叫淚下如雨。便作是言。無常大惡壞斯寶聚。世間孤露永無恃怙。我何薄祐罪障深厚。佛日明淨而不睹見。永當沉没三有苦海。復問阿難。摩訶迦葉大目揵連舍利弗等悉爲在不。阿難答曰。皆已滅度。既聞是語倍增憂感。白言大聖。我本入海願安隐還。爲佛及僧設大施会。我於今者欲爲聖眾办少微供。唯願哀愍而見聽許。阿難答言。善哉長者。能知世間不安危脆。於勝福田起坚固業。長者當知。諸法無常無我我所。譬如假借不可久保。若汝欲得無上利者。宜於福田起殷重業。此之果報不可沮壞。商那和修即便嚴办。爲般遮於瑟。種種充足。造經行處及門楼屋。其事訖已。阿難告曰。汝爲財施最大希有。今復宜當作於法施。此施微妙甚爲弘廣。勝於財施百千萬倍。商那問言。何名法施。阿難答曰。於佛法中出家學道。說法教化利益眾生。是名法施。商那和修答言。善哉甚适我願。於是阿難度令出家與受具戒。白言大師。我本生時着商那衣。今當盡形受持此服。作是語已得总持力。所聞之法未曾忘失。成阿羅漢有大功德。逮及阿難入涅槃後。頒宣妙法饒益眾生。阿難所持八萬四千諸法藏門。商那和修悉能忆念。譬如泻水置之異器。彼能受持亦復如是。以真淨法遊行教化。最後次至摩突羅國。於曼陀山欲起住處。時彼山中有二龙子。毒害炽盛不可扰近。商那和修即以神力震動此山。龙大瞋怒起惡风雨。商那和修入慈三昧。以定力故龙毒消滅。即大驚怖生信敬心。問言尊者。

有何教诲。商那答曰。佛记此山有僧住處。是故我欲於中建立。龙子白言。若实佛记。善哉相聽。商那和修即於彼山。营建住處。禪室經行皆悉具足。内外空閑無諸愦闹。造住處已便作是念。佛记罽賓安隐丰樂。國土閑静离諸妨難。清涼少病甚可經行。我今應當至彼處也。即便飛空往罽賓國。入定歡喜而說偈言。

常着商那衣　　成就五支禪
山巖空谷間　　坐禪而念定
风寒諸勤苦　　悉能忍受之
心善得解脱　　智慧自莊嚴
猶如空野象　　坦然無憂患

時憂波鞠多有五百弟子。猶處生死不得解脱。心生憍慢甚大贡高。憂波鞠多即入三昧。觀此諸人與己無緣。唯有吾師乃能化度。便至心念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即以神力。如大鹅王從空飛來至其所止。憂波鞠多行至余處。唯諸弟子而獨見之。商那和修衣裳粗弊發爪長利。至鞠多房坐其座上。鞠多弟子咸生瞋忿。是何弊人處我師座。即欲驅逐使令出外。如须弥山不可傾動。欲出惡言口自噤閉。即共相將至鞠多所。白言大師。有老比丘形容憔悴。到師坐處踦趺而坐。鞠多念言。自非吾師無能坐者。至房便見商那和修。頭面着地稽首作禮。弟子念言。師雖爲禮。盛德勝之。商那和修知其弟子憍慢未息。手指虚空便下香乳。如高山頂悬泉流注。問言鞠多。是何定相。憂波鞠多即入三昧。深心觀察不能晓了。即問其師。是何三昧。和修答言。此即名爲龙奋迅定。如是次第五百三昧。問其名字都不了知。商那和修一一爲說。鞠多白言。我之所得盡從師受。唯是三昧我非其器。鞠多當知。如來三昧諸辟支佛不識其名。緣覺三昧一切聲聞莫能解了。大目揵連舍利弗等所入三昧。其余羅漢不能測度。吾師阿難三昧定相我悉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識。如此三昧我涅槃後皆隨吾滅。七萬七千本生諸經滿足。一萬阿毘昙藏有八萬数清淨毘尼。如斯之法亦隨我滅是故鞠多。如來滅後贤聖隐没。如是法藏渐當衰損。乃至末後一切都盡。汝今應當勤加守護。時諸弟子方自悔責。我無智慧轻慢大聖。始知吾師定不及彼。於是商那即爲說法。五百弟子得羅漢道。爾時尊者商那和修。於諸眾生所應作已。飛腾虚空作十八变。還就本座而入涅槃。憂波鞠多與諸眷屬積諸香木。以火耶旬。收取舍利起塔供養。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三

尊者阿難以法付嘱商那和修。而告之曰。世尊昔遊摩突羅國。顧命我言。於此國中當有長者。名爲鞠多。其子號曰憂波鞠多。於禪法中最爲第一。雖無相好化度如我。我滅度後興大饒益。其所教化無量眾生。皆悉解脱得阿羅漢。汝當於後度令出家。若涅槃者付其法藏。商那和修臨涅槃時。告鞠多曰。佛以王法付大迦葉。迦葉次付吾師阿難。阿難以法嘱累於我。我當滅度以付於汝。汝可精勤擁護世眼。憂波鞠言。唯然受教。於

是演暢無上妙法。光宣正化濟諸群生。其德淵廣難可限量。過去久修無上勝行。雖爲禽獸常化眾生。摧伏外道。建大法幢。以慈悲雲普覆一切。如是功德今當略說。

憂波毱多

昔婆伽婆。在捨卫國。给孤獨园。憂波鞠多時爲尼干。名曰萨遮。智慧淵妙论議絕倫。深生贡高擅步天下。铜鍱纏腹首戴盛火。而作是言。吾智盈滿恐出於外。由是事故以鍱自纏。世間昏闇無所睹見。欲以光明照其盲冥。聞佛世尊住捨卫國。便欲造詣诤挽言辯。有人語曰。汝若見佛。智當虧減光明自滅。便至佛所。白言瞿昙。我欲出家。智慧若與舍利弗等心則甘樂。設不及者吾當還家。世尊告曰。假使汝積百千萬身。欲望得及舍利弗者。終無是處。梵志聞已辭佛而退。其去未久。佛告眾会。我滅度後滿一百年。此人爾時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慧烛獨照廣化眾生。其所度脫不可稱数。眾会聞已生希有心。又復尊者於過去世那由他劫憂留茶山有辟支佛。與其同类五百人俱。諸仙人眾亦住山側。五百猕猴處在一面。時猕猴主。發生大信深修善本。常采花果施辟支佛。復於一時緣覺之眾端坐思微入於三昧。猕猴學之結加趺坐。後辟支佛俱入涅槃。猕猴過花都無取相。挽衣推排亦不動摇。便知滅度深生悲惱。向山一面見諸仙人。修大苦行眠臥棘上。翘足倒悬五热炙身投巖起火。猕猴即時收其灰棘除棄糞土牵足令舒。便於其前加趺而坐。仙人見之快其若此。尋學猕猴端坐系念。無師自覺成辟支佛。便作是念。今我得道由此猕猴。即以香花而用供養。時猕猴主憂波鞠多是。爲畜生時尚能覺悟。志甚黠慧利智辯才。逮至商那欲付其法。觀察鞠多爲生子耶。入定思惟知未出世。與諸比丘詣鞠多捨。乃至渐少单己獨往。鞠多問曰。何獨無侶。答言長者。我無俸禄有信出家乃見隨耳。鞠多復言。吾樂世俗不能出家。若後生子當相奉给。商那和修答曰。善哉。後生一子名阿失波鞠多。年渐長大。往從索之。鞠多答言。唯有一子理無相與。若更生者必相奉给。後復生子名難陀鞠多。便往從索。答言尊者。我今二子仰理生業。小者守護大子聚斂家業。如是可得大富。以斯因緣不得相與。若生第三然後奉给。商那和修知其二子與道無緣。亦不殷勤而往求索。後生一子容貌端政。即字名曰憂波鞠多。柔和善须性好慈愍。聪慧辯才其心弘廣。厥年十二巧於市易。有來买者常多與之。商那和修觀其生未知优波鞠。出世已久。即往其所而問之言。汝今入市。爲當淨心。不淨心耶。憂波鞠言。何名淨心不淨心乎。答言。若心與貪癡合。名爲不淨。若不與俱。是則名淨。渐以方便教令系念。若起惡心當下黑石。設生善念下白石子。即便如教攝念不散。善惡之起輒便投石。初黑偏多白者鮮少。渐渐修习白黑正等。至滿七日心轉纯淨。黑石都盡唯有白者。商那和修作是念言。今此善心皆已滿足。觀道時至可爲說法。即爲宣說四聖真谛。應時逮得须陀洹道。時摩突羅城有一淫女。名婆须達。多諸邪媚妖幻奸谄。遣使詣

市求买妙花。使人尋往憂波鞠所。大得好花奉婆须達。女怪花多問使人曰。汝將不盜得是花耶。使人答言。我不盜得。從市买之。有人名曰憂波鞠多。仁慈宽惠性好平均。以斯因緣得多花耳。又復此人形容姿丽。大家若見死終無恨。時婆须達遣人迎召。憂波鞠多都不許可。殷勤求請終不移操。有長者子共淫女宿。值有估客從遠方來。大赍珍寶求女交通。時彼女人貪其寶故。杀長者子埋置捨内。其家眷屬遍行推求。至淫女捨掘地得女。向其國王具陳斯事。即取淫女斬截手足。劓其耳鼻棄於墜間。憂波鞠多作是念曰。彼以荣色本來召我。以是因緣止而不去。今爲解脱宜往化之。即將侍者至淫女所。婆须達言。我本端妙顏容姿玮。爾時相召不能臨顧。今既残毁何用來爲。答言姊妹我爲觀汝实相故來。不爲欲也。汝本以色诳惑眾生。凡夫無智横起倒想。今自應當谛觀此色。無常危脆猶如聚沫。覆以薄皮外現嚴飾。筋骨相連涕唾不淨。譬如画瓶盛滿臭秽。愚不覺知深生染愛。智者了之終不樂着。假以香花澡浴衣服。外現莊嚴内实不淨。大海淵廣可知涕数。此身過患甚難穷盡。是故諸佛恒常訶責。未曾一念生願樂想。淫女於時心渐開悟。於佛法中深生敬信。白言仁者。所說誠谛唯願爲我廣敷演之。优波鞠多即爲宣暢。一切有爲眾苦積聚。如痈如疮如箭入心。生老病死轮轉無際。無常败壞不坚速朽。如臨死囚命不雲遠。譬如牢狱人無愛樂。猶路上果眾所共擲。此身可惡会歸磨滅。乌鹊狐狼竞共啖食。风吹日曝青烂臭處。發毛爪齿狼藉在地。如此之身岂可愛樂。宜勤方便而求解脱。淫女聞解得法眼淨。命終即生三十三天。优波鞠多因觀諸法苦空無常。應時逮成阿那含果。商那和修復詣鞠多。而告之言。汝本有要期與我子。今已成長與我可乎。优波鞠多性能市肆。貪其若此復不肯與。尊者語言。佛记此人。於百年後大作佛事饒益眾生。汝可開心與我此子。鞠多聞已便聽出家。商那和修將至僧坊。度令出家與受具戒。羯磨已訖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巧於言辭所演無盡。心自念曰。我於今者已睹法身。未見如來相好之體。思惟是已深生哀戀。爾時有一老比丘尼。年百二十。曾見如來。优波鞠多知彼見佛。欲至其所。尋遣使者告比丘尼。尊者鞠多欲來相見。時比丘尼即以一鉢盛滿中油。置户扇後。憂波鞠多到其所止。當入房時棄油数涕。共相慰問然後就坐。問言大姊。世尊在時諸比丘辈。威儀进止其事雲何。比丘尼言。昔佛在世六群比丘。最爲粗暴。雖入此房未曾遣我一涕之水。大德今者智慧高勝。世人號爲無相好佛。然入吾房棄油数涕。以是觀之。佛在時人定爲奇妙。憂波鞠多聞是語已。甚自悔責极懷慚愧。比丘尼言。大德不應自生耻恨。如佛言曰。我滅度後初日眾生勝二日者。三日之人益復卑劣。如是展轉福德衰耗。愚癡闇钝善法羸損。况今大德去佛百年。雖復爲作非威儀事。正得其宜何足爲怪。爾時鞠多而問之言。姊見如來。其事雲何。比丘尼曰。昔佛在世我年二十始欲行嫁。失一金钗堕深草中。求之不得。復以灯烛遍照推覓。求之至疲了無仿佛。正值如來遊行而過。金光晃耀如百千日。幽闇之處普皆大明。微细諸物而悉顯現。尋見我钗因即取之。以斯緣故吾得見佛。憂波鞠多聞是事已。倍生悲戀歎未曾

有。商那和修即告之曰。佛记於汝在百年後。坐禪第一大化眾生。今正是時。宜作饒益令諸群生服甘露味。憂波鞠言。唯然受教。於摩突國雲集眾会。如半月坐而爲說法。所謂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爲不淨出要最善。魔王波旬便生愁怖。而作是念。优波鞠多大集眾会。必當教令出吾境界。我今當往壞其眾意。於說法時雨真金寶。或雨花瓔光色明淨。化作白象七寶莊嚴。現爲女人端政奇特。舉会觀視無聽法心。於三日中演深法味。乃至無有一人得道。魔王歡喜深自庆幸。憂波鞠多即入三昧。觀察思惟是谁所作。魔王復以真珠花瓔着其頸上。尊者即觀知魔所爲。便作是念。惡魔妒弊壞乱正法。如來何故而不调伏。即觀佛心使已化之。便以三尸。謂蛇狗人。化作花鬘感魔令至。而謂之曰。汝與我鬘深識厚施。今還以此用相酬遗。魔大歡喜舒頸受之。至其頸已還見死尸虫蛆欲出臭烂難近。魔見是事深生厭惡。語憂波鞠多。汝今雲何以斯死尸系吾頸耶。尊者答言。比丘不應花鬘莊嚴汝。以邪惡爲我着之。今還爲汝着臭死尸。正得其宜。不應瞋恨。魔以神力欲去此尸。如须弥山不可移動。生大瞋恚踊身虛空。向諸天眾求解脫尸。諸天皆言。此是大聖之所爲作。吾等庸劣岂能除去。復詣梵王求脫尸缚。梵王答言。十力弟子所作神力。吾今凡陋岂能解之。假使劫燒旋蓝猛风。不能得脫此死尸缚。宁以藕丝悬须弥山欲脫此尸。無有是處。如因地倒還扶而起。汝若歸依憂波鞠多。此死尸缚容可得解。爾時波旬受梵王教。除憍慢心深生敬信。往尊者所五體投地。白言大德。佛初成道坐樹王下。我率官屬而往逼繞。從是惱乱不可稱数。未一惡言而見轻辱。大悲淵廣如须弥山。汝阿羅漢少慈忍力。於天人前而見陵毀憂波鞠多答言。波旬。汝大愚癡無有智慧。以聲聞人用比如來。欲以芥子等须弥山。萤烛之光齊晖日月。半迹之水同大海量。如來大悲二乘所無。以是緣故不相加報。今我狹劣少悲忍心。由斯因緣故相毀辱。又復如來欲使我後降伏於汝。汝因斯故敬信於佛。由此善心不堕三惡。洗涤塵勞破諸罪業。魔聞是已生大歡喜。舉身毛竖生希有心。白言仁者。我由汝故起敬信心。汝便於我作大饒益。今可見爲解是三尸。尊者答言。汝於正法更莫扰害。然後乃當爲汝解之。魔言受教。尊者又言。我不得見如來色身。汝昔曾睹宜爲我現。魔言。仁者。我現佛身勿爲吾禮。憂波鞠言。當如所說。即便爲解三種死尸。魔入林中变形如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形貌奇特如融金聚。光明照耀儀相安詳。化爲比丘前後圍繞。若鹅王趋從林而出。憂波鞠多見便歡喜。一心觀察而說偈言。

咄哉無常　　無悲愍心　　能壞如是
上妙色身

憂波鞠多一心瞻仰目不暫捨。内懷踊跃說偈讚曰。

快哉清淨業　　能成是妙果
非自在天生　　亦非無因作
面如紫金色　　目淨如青莲

端政超日月　　奇妙勝花林
湛然若大海　　不動如須弥
安步猶師子　　顧視同牛王
無量百千劫　　淨修身口意
以是故获得　　如此殊妙身
怨見尚歡喜　　况我不欣庆

憂波鞠多說是偈已。觀佛心至不覺爲禮。魔言仁者。何故如此。答言波旬。我知世尊久已滅度。見此容貌若似睹佛。歡喜内發是故禮耳。魔服本形歸還天上。於第四日魔更來下。以大音聲普告一切。諸仁者。欲得富樂生人天中。欲求涅槃第一安隱。不見如來大悲說法。悉當往詣优波鞠所。聽受妙法至心修行。時突摩羅城男女大小。聞於尊者摧伏惡魔。百千萬人皆共雲集。憂波鞠多上師子座。隨其所應說種種法。百千眾生得須陀洹道。萬八千人成阿羅漢。從是已後所化無量。爲阿恕伽王興大饒益。彼王功德深遠超勝。於三寶所得不壞信。以善緣故得斯果。昔佛住在迦兰陀林日時已到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於其路次見二童子。一名德勝。二名無勝。以土造作城捨仓庫。因復名爲稻粟麻麦。即共聚斂置於仓内。如來光明皆悉照耀。同作金色無不清彻。德勝歡喜探名麨者奉献如來。其身卑小不能得及。無勝低跪令上奉之。於是世尊。即便微笑。爾時阿難尋白佛言。如來何緣現斯笑耶。佛告阿難。汝今見是二童子不。唯然已見。此童子者。我百年後。爲轉轮王四分之一。於花氏城正法治世。分我舍利處處流布。造作八萬四千寶塔。即以此土授與阿難。涂房南壁足得周遍。於百年後果得爲王。暴虐無道多所杀害。造作狱城名外可愛樂。令一惡人名曰耆梨。立大濩汤铁丸刀剑。如是等事種種备足。外來入者皆悉治罪。有長者子出家爲道。遊行乞食入愛樂狱尋欲還出。耆梨止之。即便舉聲而大啼哭。狱卒問曰。何故若此。比丘答言。我不畏死爲善利耳。吾始出家未證道味。人身難得佛法難遇。今我值之而空受死。思惟是事故大悲泣。耆梨答言。王先有教。入此狱者終不聽出。比丘復言。我今定死願赦七日當就刑戮。爾時狱卒尋聽許之。阿恕伽王宫中婇女。與他男子共相调戏。王大瞋怒付狱治罪。尋以铁杵碎之如塵。骨肉分散猶如聚沫。比丘觀已深生厭惡。即便歎曰。信哉大悲所言誠谛。說色無常譬如泡焰。不坚速朽甚難久保。先此女人顏容敷悦。今更求之將安所在。人命虚伪無可守護。尊贵貧贱智愚不同。生雖差别等有斯死。譬如百川泉源各異。未有一流不入大海。人亦如是同趣死處。爲業長短受生修促。未几時間会亦歸滅。此身臭秽不淨可惡。薄皮覆蔽妄生愛想。不觀其内種種過惡。怪哉生死嬰愚所樂。非是贤聖遊心味着。如是觀察從夜至旦。便斷眾結得須陀洹。轉復精勤获羅漢道。滿七日已耆梨語言。汝期今至可就刑戮。比丘答曰。我夜已過我日已出。所作已办隨汝治罚。耆梨瞋恚置镬煮之。焰热猛盛轉更清涼。怪其若此至镬而觀。見镬中生千葉莲花。時彼比丘加趺坐上。爾時耆梨尋往白王。王將眷屬

而來觀之。於是比丘踊身虛空作十八变。王見斯事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我等今者同稟人形。威德奇妙差別乃爾。吾今未達。唯願宣說。爾時比丘欲化彼王。即作是言。我斷眾結解脫三有。離諸動乱寂然安樂。大王當知。佛记於汝。百年之後王花氏城。分布舍利廣建寶塔。汝今雲何反造斯惡。殘害眾生無悲愍心。王今應當滿足佛意。施與眾生無畏之樂。王聞是已极自悔責。歸依三寶生敬信心。收集如來功德舍利。造作八萬四千寶塔。作塔已訖至鸡頭末寺。合掌而問上座耶捨。此閻浮提頗有如我受记者不。耶捨答曰。佛记尊者优波鞠多。於百年後興大饒益。王復問言。彼清淨人出世未也。答言大王。久已生世得羅漢道。於憂陀山圍繞說法。王即嚴驾欲往禮覲。尋遣使者。白言大聖。阿恕伽王欲來問讯。尊者念言。此處隘陋不容多人。我今宜應躬自往彼。即便嚴备向花氏城。王聞歡喜掃治巷路。燒香散花作眾伎樂。尋與群臣出迎尊者。當見之時五體投地。至心瞻仰目不暫捨。白言大聖。我得爲王自在快樂。不如今日一相睹見。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佛雖入寂定　　尊今補處生
今應見教敕　　我當隨順學

於是尊者。手摩王頂。以偈答曰。

谨慎恐怖莫放逸　　王位富贵難可保
一切皆當歸迁滅　　世間無有常住者
三寶難遭汝今遇　　恒當供養莫休废

爾時阿恕伽王即請尊者入於宮内。安置寶座自扶而上。白言大聖。佛所遊方行住之處。悉欲起塔增長眾信。尊者讚言。善哉善哉我今當往盡示王處。即嚴四兵便共發引。向林微尼园示佛生處乃至復詣拘尸那城化緣訖已入涅槃處。王聞是語闷絕躃地。冷水洒面方乃惺悟。於是諸處悉皆起塔。施百千兩金然後乃去。復更示王舍利弗等五百羅漢功德之塔。王皆禮拜施金供養。最後往至薄拘羅塔。王言。此塔有何功德。答曰大王。佛记此人無諸衰病。乃於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滅度之後。時薄拘羅依一寺住。見諸豪贵來供眾僧。尊者爾時醉酒而臥。心自念言。我既貧乏當何以施。吾今正有一呵梨勒。眾僧若有病患之者可以施之用疗其疾。即便鳴椎白言施药。時有比丘甚患頭痛。向知药人索呵梨勒。知药者言。有人施药汝可取服。爾時比丘往彼取药。服之以訖病尋除愈。由是緣故九十一劫生人天中。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終父更娉妻。時薄拘羅年在童幼。見母作饼而從索之後母姤弊素懷憎惡。即便擲置饼炉之中。其火焰炽以[金敖]覆上。父從外來遍求推覓。即於炉中而得其子。後於一時母復煮肉。而是小兒更從往索。母益瞋恚擲置釜中。汤甚沸热而不燒烂。父復求覓了不能得。而作是言。我子今者爲何所在。時薄拘羅釜中而應。父即出之平全如故。母於後時至一河上。彼薄拘羅牵衣隨後。母大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舉之擲着河中。值一大鱼尋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鱼師钓得此鱼。持來詣市而炫卖之。

索价既多人無买者。從旦至暮將欲臭烂。薄拘羅父於市遊行。見此大鱼便作是念。今斯鱼者其肉甚多。將欲臭壞索价無几。我今宜可买而持歸。便與其钱取鱼還家。即以利刀開破其腹。時薄拘羅在鱼腹内高聲唱言。願父安詳勿令傷我。遂開鱼腹抱而出之。年渐長大就佛出家。得羅漢道具諸功德。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有身热頭痛。少欲知足常樂閑静。未曾教人一四句偈。王聞是已。遣持一钱布施此塔。辅相白王同是羅漢。雲何獨以一钱用施。王語臣曰。以其自度不能化人。塔神不受還授與王。辅相言曰。真是少欲。乃至一钱尚不欲受。况其多乎。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有本緣略而不說。阿恕伽王供養如來聲聞塔竟。歡喜合掌而說偈言。

設百千祀　方得爲人　我今便爲
不空受生　遇良福田　具造勝業
以危脆財　而修坚法　我所起塔
嚴閻浮提　猶如白雲　莊校虛空

說此偈已頂禮而去。詣菩提樹而作是言。我今欲爲二種之福。一以千瓶盛滿香汤灌菩提樹。二當建立般遮於瑟。即自洗浴着新淨衣。上高楼上四方頂禮。而作是言。願諸聖士皆受吾請。适語已訖十方羅漢飛空而來。三道聖人凡二十萬。亦悉雲集。留上座處無敢坐者。王問眾僧。何故留此空坐處耶。耶捨答曰。有大羅漢名賓頭卢。如來所记能師子吼威德高勝。今當來此。王聞是已身毛皆竖。如优鉢羅花初始開敷。即便合掌瞻仰而待。時賓頭卢與諸羅漢。如鵝王飛從空而下。一切眾会皆起恭敬。王見尊者眉發秀白身體相好如辟支佛。即爲作禮五體投地。問言大聖。見如來不。答曰曾見。色若金聚面如滿月。三十二相莊嚴其身。梵音深妙大悲窟宅。王又問言。於何處見。尊者答曰。在王捨城。夏安居時。我在其中見勝福田。乃至汝昔以土施佛。佛记汝時我亦得見。爾時彼王以國所有妻子眷屬金銀琉璃牛羊田宅。及自己身宫人婇女。盡施眾僧。請稱己名造般遮於瑟。灌菩提樹後自斟酌爲僧行食。時賓頭卢用酥浇饭。王言大聖。酥性難消能不爲疾。尊者答曰。不爲患也。何以故。佛在時水與今酥等。是故食之終不成病。爾時尊者欲驗斯事。申手入地下至四萬二千余里。即取地肥而示於王。王今當知。眾生薄福肥膩之味皆流入地。是故世間福轉衰減。王供養已歡喜而退。王有一弟。名宿驮吒。邪見炽盛憎惡沙門。王以方便令改邪心。應時出家得羅漢道。後爲一羌之所杀害。時眾疑問憂波鞠多。以何緣故彼宿驮吒。生處豪贵爲羌所杀。尊者答言。善聽當說。過去久遠迦葉佛時。曾供眾僧。由斯福故生生常處尊荣富贵。又過去世作一猎師。張布羅網不得禽鳥。見辟支佛心生瞋恨。即以利剑用斬其首。由此業故堕大地狱。生常爲人之所杀害。雖得道果猶被苦毒。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四

阿恕伽王復有一子名曰法增。顏色端政眼甚奇妙。時有一鳥名拘那羅。其目明淨狀

似彼兒。因號此子爲拘那羅。長爲娉妻字真金鬘。王將子至鸡頭末寺。上座耶捨知當失眼。而告之曰。眼者無常会當摩滅不可恃怙。宜勤精进求勝解脱。時驹那羅受教還宫。觀察斯眼苦空败壞。王大夫人名帝失羅叉。於驹那羅极生愛着。欲火炽盛逼共交通。王子爲性素自贞潔。立志坚固而不從命。帝失羅叉甚懷瞋恚。時拘那羅治在得叉尸羅城内。彼大夫人常伺其便。会遇王病甚大困笃。夫人疗治尋即治差。求願七日代居王位。既蒙聽許便欲報怨。密爲封書令挑其眼。王子奉教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而觀。便念耶捨本所劝诫。而作是言。实哉尊教。誠谛不虛。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謂斯眼奇特微妙。今日深觀何可愛着。我當捨此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须陀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逮斯陀含。其妻金鬘聞夫挑眼。號哭雨淚驚泣而來。見已闷絕良久乃苏。時拘那羅偈晓之曰。

昔吾爲惡業　　今日自還受
一切世間苦　　恩愛会离别
汝當谛思惟　　何應大啼哭

城中人民驅其夫妻令出遠外。展轉周遊向花氏城。弹琴求哀乞丐自活。遂至王宫在象厩内。鼓琴清歌自宣苦事。王聞樂音仿佛欲識。遣人往看是拘那羅。即召令入。王見子已闷絕躃地。舉聲號啕身體战栗。問拘那羅言。谁毀汝眼。急可語我。當治其罪。拘那羅言。父不聞耶。昔日如來猶受業報。如斯報者甚大勢力。一切贤聖尊贵貧贱。無有方便能得免脱。我自宿業招斯祸酷。王莫愁惱令心憔悴。阿恕伽王雖聞此語。猶爲憂火焚燒其心。復語子言。谁壞汝眼。我當屠割磨滅其身。轉相推問知帝失羅叉。王即召來。而語之曰。何地载汝不自沦陷。实自我怨外诈亲近。有何因緣壞吾子目。我今當以刀轮剑樹斬截汝身令如塵末。棄汝尸骸臭秽之處。糞汁惡毒灌注汝口。時拘那羅聞王此語。於帝失羅叉起大悲心。而白父言。彼以愚癡造斯過患。由此緣故今被毀辱。王是智者岂應同之。今若復欲加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爲怨害。如是展轉何有穷竟。大王當知。譬如因聲即便响應。此身如是由之有苦。又此身者眾惡根本。所以諸佛常令棄捨。若令此法决定安樂。何故智者恒生厭患。由是觀之身爲苦本。無量眾惡之所積聚。大王且聽。如世嬰兒未識义理。骂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岂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常爲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雲何於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杀之。時眾疑問优波鞠多。以何緣故今此王子生尊贵家而被挑目。尊者告曰。善聽當說。昔波羅奈有一猎師。向於雪山值大雹雨。有五百鹿共入一窟。時彼猎人欲盡杀之。便作是念。若都杀者則皆臭烂。且挑其眼渐渐食之。即時便挑五百鹿眼。由斯緣故至今受報。又復久遠迦羅鸠孙佛滅度已後。時彼國王名曰端嚴。收佛舍利起七寶塔。後更有王心無敬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舉國人民皆悉悲泣。有長者子來問其意。眾人答曰。迦羅鸠佛寶塔毀壞。由斯因緣是故啼哭。長者子聞尋更修治如前嚴飾。造彼佛像

相好姝妙。因發願曰。使我來世如彼世尊得勝解脫。由斯業故生尊貴家得淨妙果。阿恕伽王眷屬如是。皆捨重担咸离生死。王之信心深遠難量。見諸沙門若長若幼。皆迎問讯恭敬爲禮。時有一臣名曰夜奢。無信敬心邪見炽盛。而作是言。阿恕伽王甚無智慧。自屈贵德禮拜童幼。王聞是已便敕群臣。各令推覓百獸之頭。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即受王命咸皆推覓。既得之已悉來奉王。王令持往詣市炫卖。未几時間諸頭并售。夜奢人頭都無买者。經数日中將欲臭烂。白言大王。此頭難售尚無欲見。况有买者。王問夜奢。何物最贵。答言大王。人爲殊勝。王言。人若勝者何故不售。夜奢答曰。人生雖贵死則卑贱。王言。我頭同此不也。夜奢惶怖俯仰而對答言王頭亦同此贱。王言。吾頭設卑贱者。汝何怪我禮敬童稚。卿苦是吾真善知識。宜當劝我以危脆頭易坚固首。如何今者止吾爲善。時臣夜奢方自悔責。回改邪心敬信三寶。王後一時問优波鞠多。昔佛在日谁施最多。尊者答言。须達長者施甚弘廣。金滿百億用奉如來。王自念曰。彼尚能施爾所珍寶。况我今者岂不及之。便計先來所施之物。凡得九十六億兩金。会遇重病知命將終。便自涕泣生大苦惱。有臣名曰羅提鞠。即是本日隨喜童子。以斯福故得爲辅臣。智慧淵博善能言辭。見王愁惱合掌白王言。譬如盛日眾共瞻仰。王之盛德亦復如是。咸爲一切所共恭敬。今王遇病如日將没。國土人民無不悲惧。大王今當聽臣所說。三界無常迁流不住。雖少壯老会歸磨滅。譬如石山四方俱至。何有智者而能免脫。世間眾生亦復如是。受五阴身死山來逼。假使造作百千方便。種種咒术藏隐逃避。未見有得免斯患者。當知世皆無常会必有离。應當深觀若斯之理。宜自裁抑何應愁惱。王告臣曰。我不畏死吝愛財寶。正以遠离諸贤聖眾。施百億金四億未滿。以是因緣我故悲耳。羅提鞠言。庫藏甚多可施令足。阿恕伽王即以七寶施鸡頭末寺。立拘那羅子式摩提以爲太子。邪見惡臣語太子曰。阿恕伽王命臨欲終散諸庫藏。汝若绍位無所资用。今應遮斷勿從其意。時式摩提信受邪說。以一金盘爲王送食。王即回施鸡頭末寺。後以瓦器半庵摩勒持與王食。王召群臣而問之曰。此閻浮提谁爲其主。諸臣答言。唯王统御。答曰非也。我唯於此半庵摩勒而得自在。便作是言。咄哉富贵甚可惡贱。荣位如幻不久散滅。雖居尊顯終歸坠落。我爲人帝威德無倫。臨終貧乏唯有半果。故知世間皆爲虛诳。愚人甘樂贤聖所訶。即向群臣而說偈言。

谛哉如來教　　所演誠不虛
廣宣生死過　　無可愛樂者
我本處尊贵　　威德少倫匹
小王及人民　　無一不瞻仰
今日福將盡　　饥困自纏逼
猶如暴河流　　触山無復勢
我昔濟貧乏　　拯救諸苦惱

如何於今日　　自處斯卑贱
始知尊贵位　　易滅不坚牢
解脱寂静樂　　唯是最爲快

說是偈已即命一臣。汝持此果向鸡頭末寺。如我辭曰。阿恕伽王禮眾僧足。我唯於此半庵摩勒而得自在。一切所有皆悉亡失。此果雖鮮是最後施。唯願眾僧愍我貧苦。而爲納受。上座耶捨告眾僧曰。汝等當觀。阿恕伽王受福快樂总御天下。今爲群臣所共制夺。唯於半果得自在分。當知生死甚可厭患。富贵五欲不久败壞。威勢自在须臾殄滅。咄哉三有難可久居。即敕典事令磨此果。用置羹中。使一切僧普得其供。阿恕伽王命垂欲絕。問羅提鞠。此閻浮提谁得自在。羅提鞠言。唯有王耳。既聞是語。即起合掌遍觀四方。而作是言。唯除庫藏。今以四海一切大地悉施佛僧。及自昔來所作功德。不求生死轉轮帝釋。願來生處速證道果。函印題封付羅提鞠。於是气絕遂便命終。依轉轮王莊嚴殡葬。如是尊者憂波鞠多。開發王心增長其信。有善方便教化眾生。後復一時宿羅城中有一商主名爲天護。甚大敬信。欲入大海采求珍寶。若海回還爲僧造作般遮於瑟。至海采寶安隐還歸。起意便欲設大施会。有比丘尼得阿羅漢。觀察眾中谁爲福田。又復思惟。何者僧首。見諸羅漢及與學人。斷煩惱秽堪受供養。觀一比丘名阿沙羅。未得解脱最居僧首。時比丘尼即往語言。大德今者應自莊嚴。時此比丘不達其意。便着淨衣剃發澡浴。復於後時。此比丘尼更語沙羅。教令嚴飾。時阿沙羅极大瞋忿。我隨汝語甚自嚴潔。有何丑惡屡出斯言。比丘尼曰。大德當知。此俗莊嚴非佛法也。佛法莊飾謂获四果。奇哉大德甚爲轻劣。長者天護欲設大会。其受供者多諸贤聖。汝爲僧首未免生死。以有漏心最初受供。是故我今欲相覺悟。阿沙羅聞慘然悲泣自惟。老朽何能盡漏。比丘尼言。佛法無時岂少壯老。宜可往覲憂波鞠多。彼必相令得免諸苦。比丘即詣憂波鞠多。正值僧浴同現神变。阿沙羅歡喜即說偈言。

和合共一處　　跏趺若龙盘
咸皆入寂定　　寂然不傾動
普放淨光明　　猶如百千日
雖同人形类　　功德甚高遠

憂波鞠多見其调順。即爲說法成阿羅漢。爾時復有一憂婆塞。向婆羅門說言。無我。婆羅門言。谁爲此說。答言。鞠多常宣無我。但假和合而言我耳。時婆羅門至尊者所。憂波鞠多知其心。念即爲宣說一切無我。譬如空山起呼聲响。谛觀思惟了不可得。但因五阴和合而成。谁有智者計爲真实。時婆羅門即便開悟成须陀洹。度令出家得羅漢道。有族姓子詣憂波鞠多出家學道。常好睡眠懈怠懶惰。雖爲說法都無所获。尊者教令樹下坐禪。即於樹下尋復睡臥。鞠多化作深坑千仞。比丘見已极生惶怖。一心專念憂波鞠多。尊者爾時化作小径。令此比丘從中而過。自念其師免吾斯難。憂波鞠多即語之曰。此之

恐怖少不足言。三界受生老病死苦。常隨行人不曾捨离。地狱苦痛百千萬種。如此之畏甚過斯坑。時此比丘不復眠睡。精进思惟得阿羅漢。於东方國有族姓子。信樂佛法出家學道。善能营事無不成办。經歷多時復生疲厭。即往尊者憂波鞠所。尊者觀察知此比丘。爲福未具故不得道。即令爲僧遊行教化。受教入城處處求索。有一長者見而問之。答言長者。尊者鞠多使我教化。今此城中谁是笃信。長者復言。慎勿余去。一切所须。當相奉给。即爲办具。比丘得已於上座前持食長跪。一切眾僧皆爲咒願。咒願已竟成阿羅漢。有一比丘性嗜饮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憂波鞠多請令就房。以香乳糜而用與之。語令待冷然後可食。比丘口吹糜即尋冷。語尊者言糜已冷矣。尊者告曰。此糜雖冷汝欲火热。應以觀水滅汝心火。復以空器令吐食出。既吐食已還使食之。比丘答言。涎唾以合雲何可食。尊者語言。一切饮食與此無異。汝不觀察妄生貪着。汝今當觀食不淨想。即爲說法得羅漢道。有一比丘深愛樂身。愛樂身故還欲歸家。辭憂波鞠路宿天庙。尊者即化作一夜叉。担负死人至此天寺。復有一鬼從後而來。於是二鬼共诤死尸。纷纭斗讼不能自决。其前鬼言。我有證人。即共問之。谁死尸耶。其人惶怖便自念言。我於今者定死無疑。宁以实語而取屠滅。語前鬼言。此是汝尸。後鬼瞋恚拔其手足。前鬼即取死人補之。其體平復如本不異。於是二鬼共食余肉。食肉已竟即便出去。此人即便自愛心息。還詣尊者出家精勤。於後不久得阿羅漢。於南天竺有族姓子。出家學道。愛着自身洗浴香涂。好美饮食身體肥壯。不能得道。往尊者所求受勝法。憂波鞠多觀察此人。以着身故不得漏盡。語言比丘。能受我教當授汝法。化作大樹使令上之。四邊变爲深坑千仞。令放右手乃至都放。此人爾時分捨身命。盡放手足即便到地。不見深坑及與大樹。爲說法要得羅漢道。有一比丘心甚慳貪。以斯因緣不得道迹。憂波鞠多教令布施。答言。我貧用何等施。憂波鞠多遣二弟子坐其左右。身出光明。比丘歡喜減少食施。後得好食便生喜悅。念言。少施尚得多報。若多施者報不可量。即破慳心。爲說深法。應時逮得阿羅漢果。有族姓子出家學道。憂波鞠多爲說法要。尋便見谛得须陀洹。作是念言。我斷三結更何求进。遊纵自在极至七生。尊者告曰。生死之法甚可惡賤。猶如糞秽多少皆臭。即便將至旃陀羅村。見一小兒體生惡疮。虫血杂出甚大苦惱。問言比丘。見此兒不。此小兒者是须陀洹。佛昔在世有一羅漢。身小患疡。搔之有聲。維那瞋曰。今汝身有蛆虫疮耶。宜可出向旃陀羅村。羅漢語言。今汝得罪莫出斯言。時此維那即便忏悔。精进修习得须陀洹。後自懈怠不求上进。故生此家受斯苦惱。小復前行。見有一人爲火所燒。身體燋烂苦痛難忍。轉更前进復見有人。犯王宪法以身贯着大木标上。發聲哀[口　　罪]极生苦惱。爾時尊者問比丘言。汝岂見此二人不耶。比丘白言。唯然已見。尊者告曰。此前人者是斯陀含。後所見者阿那含也。咸皆懶惰不求上进。故生人中受斯楚毒。是故汝今宜自精勤早求解脱。比丘聞已日夜修學。不久便得阿羅漢道。尊者即爲真陀羅子說諸法要成阿那含。命終往生淨居天上。摩突羅國有一長者生育一子。年始一歲即便命終。如

是次第至六長者。生始一歲而復命終。最後復生一長者家。厥始七歲爲賊將去。憂波鞠多觀此小兒應現得道。化作四兵欲捕彼賊。賊見惶怖求哀禮拜。爲說法要得須陀洹。持此小兒施憂波鞠。於是尊者度此童子。及與群賊皆令出家。爲說妙法得羅漢道。語此小兒。今可觀察汝之亲族而化度之。即便觀見七世父母。憂愁涕哭忆念其子。便到其家語言。長者。我是汝子。莫大愁惱爲宣法要得初道果。次第六家皆亦如是。有族姓子信佛出家。坐禪获得世俗四禪。自謂究竟得羅漢果。憂波鞠多有善方便。使彼比丘往他聚落。即於中道化作估客。復現群賊凡五百人。共爲党类來劫估客。杀害斫刺遍布在地。時此比丘生大恐怖。即便自知非阿羅漢。復作是念。我非羅漢是阿那含。時彼估客亡破之後。有長者女語是比丘。唯願大德與我共去。比丘答言。佛不聽我共女人行。長者女言。我望大德而隨其後。比丘怜愍相望而行。尊者即復化作大河。女言大德。可共我渡。比丘在下。女處上流。此女於後没溺堕河。白言大德。濟我此難。爾時比丘挽而出之。生细滑想起愛欲心。即便自知非阿那含。於此女人极生愛着。欲共交通將至屏處。方乃見是憂波鞠多。生大慚愧低頭而立。尊者語言。汝昔自謂是阿羅漢。雲何欲爲如此惡事。將至僧坊教其忏悔。爲說法要得羅漢道。有一比丘作不淨觀。結暫不起謂得聖道。憂波鞠多告言。比丘。汝可彼往乾陀越國。受教遊行至彼國土。於此國中有一長者名迦羅和。生育一女端政殊特。時此比丘即往其捨而從乞食。女擎食出露齿而笑。比丘見已生貪欲想。由其本习不淨觀故。取女齿相觀皆白骨。由斯觀故得羅漢道。自責本心而說偈言。

外現於贤善　　内实多染着

見其实相故　　心即得解脱

摩突羅國有長者子。新娶妇已心生念言。我於佛法欲求出家便辭父母。父母答言。我唯一子死猶不放。何况生存。子即白言。若不放我終不食也。於是斷食。從初一日至滿七日。父母恐死即語之言。當從汝願。但出家後與我相見。子大歡喜便辭而去。詣憂波鞠求哀出家。尊者即時度令入道。而自念言。昔與父母本有期要。即辭尊者往至其家。見其父母及與本妻。妻語之言。若不還者當棄汝死。比丘心悔便欲捨戒。詣其師所雲欲還家。鞠多告曰。且待明日。即受師教停在寺宿。尊者於夜爲之現梦使此比丘見到本家。其妻是日尋便命終父母亲族嚴办葬具送其尸骸置於冢間。须臾臭烂虫蛆并出。骨肉分散狐狼争食。即便驚覺往白其師。師即告曰。汝可往觀实如梦不。乘師神力忽至其家。妻時已死如梦所見。思惟觀察深生厭惡。即便逮得阿羅漢道。憂留陀山有一老虎生於二子。饥穷困极遂便命終。二子失母唯至窘急。憂波鞠多往至其所。以食與之爲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

日日與食爲說此偈。是二虎子尋後命終。生突羅國婆羅門家。憂波鞠多往詣其捨。单己無侶。婆羅門言。何爲獨行。答言檀越。我出家人寡於仆從。婆羅門言。我妇懷妊。

若生男者當相奉给。後生二子顏容端正。憂波鞠多往從索之。婆羅門言。兒皆幼稚。若長大者當必相给。至年八歲復往從索。即以大子而與尊者。小者復言。可使我去。诤竞纷纭各欲出家。憂波鞠言此二子者皆應得道。時婆羅門俱以二子付於尊者。度令出家皆得羅漢。即便使之采蒼卜花。答言大師。此樹高峻我不能及。尊者語言。汝等是天岂無神足。時二沙弥即升虛空采花奉献。尊者與諸弟子同立。見其神德歎未曾有。鞠多語言。此二沙弥前饿虎子。汝本嫌我與此虎食。今日宜可觀其神变。弟子聞已生奇特想。南天竺國有一男子。與他妇女交通淫逸。其母即便苦切呵責。汝今當知。淫欲之法多諸過患。復因斯故無惡不造。未來必生苦剧難處。兒即瞋恚便杀其母。往至他家求彼女人竟不获得。心生厭悔於佛法中出家爲道。不久诵习三藏通利。善於言辭多諸眷屬。與其徒眾往尊者所。憂波鞠多觀察彼人躬造逆罪無道果分。即便默然而不與語。三藏比丘知罪深厚。復見不對還歸所止。有一比丘坐禪思惟得世俗定。即便自謂得四道證。復於少時一樹下坐。憂波鞠多化作比丘而往其所。共相問讯在一面坐。化人問言。從谁出家。答曰。我師名憂波鞠。歎言。大德善哉。汝師無相好佛。復言比丘。汝诵何經。答言。我诵三藏經典。化人復問。汝證何道。答言。我得阿羅漢果。以何證果。答言。俗定。化比丘言。若以俗定以證道者。即是虛妄。比丘聞已深生悔恨。一心精进得阿羅漢。於罽賓國有一比丘。名曰善見。得世俗定具五神通。若無雨時能令降注。起增上慢謂證聖道。憂波鞠多即便化作。十二年旱。人民惶怖求哀尊者。尊者告曰。我不能也。罽賓國有善見比丘。神通最勝极能請雨。眾人咸往而求請之。時此比丘即以神力飛空而至。爲請甘雨應時降注。人民歡喜大設供養。得供養已便生憍慢。復作是念。阿羅漢者無贡高心。便詣尊者求哀忏悔。爲說法要得羅漢道。於南天竺有一比丘。少欲知足好粗弊衣。身體羸劣不能得道。憂波鞠多觀察此人。應現得道。由身尪弱。爲办衣服香油涂足。應時逮得阿羅漢道。如是化度無量眾生。皆悉获得阿羅漢果。其得道者一人一筹。筹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高六丈纵廣亦爾。於是名稱滿閻浮提世皆號爲無相好佛。化緣已訖便自思惟。我今以法供養佛竟。利安快樂。同梵行者使諸四輩获大饒益。绍隆正法令不斷絕。涅槃時至宜應滅度。告諸大眾。却後七日我當涅槃。爾時即集十方羅漢及諸學人。淨持戒者不可稱数。諸优婆塞無量百千。尊者於是飛身虛空現十八变。使諸四眾生大信心。於無余涅槃而取滅度。以室中筹而用耶旬。十萬羅漢亦入涅槃。人天悲泣號哭傷感。皆收舍利起塔供養。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五

商那和修臨涅槃時。以法付嘱憂波鞠多。而作是言。昔婆伽婆以無上法。嘱累尊者摩訶迦葉。欲令眾生執大明炬。永离諸苦受涅槃樂。迦葉次付吾師阿難。阿難轉復嘱累於我。我欲滅度委付於汝。汝若於後欲涅槃者。摩突羅國有善男子。當出於世。名提多迦。久修願行辯才無盡。汝當於後度令出家。可以法眼悉嘱累之。憂波鞠言。唯然受教。

提多迦

逮至尊者。憂波鞠多化緣將訖意欲涅槃。觀提多迦出世未也。思惟便知猶未出世。爾時尊者憂波鞠多將比丘眾往詣其捨。漸漸轉少乃至单己。其父長者問言。大聖。岂無眷屬何以獨行。憂波鞠多答曰。長者。我出家人無有给侍。若有人者當見垂惠。長者。復言。我樂居家不能爲道。若後生子必相奉给。憂波鞠言。善哉斯意。當守此心勿令变悔。而此長者数生諸子。年皆童稚輒便命終。最後生子名提多迦。顏貌瑰玮聪明黠慧。善能受學諸论經记。過去修行深種善本。憂波鞠多往從索之。長者歡喜手自付與。將至僧坊度令出家。年滿二十爲受具戒。初白之時斷見谛結得须陀洹。第一羯磨薄淫怒癡获斯陀含。第二羯磨欲界結盡得阿那含。第三羯磨尋時斷除三界煩惱。建立梵行成阿羅漢。三明遠照六通具足。遊步隐顯自在無阂。憂波鞠多而告之曰。慧日世尊慈悲普覆。欲濟眾生生死大苦。以無量劫所集之法。嘱累尊者摩訶迦葉。作大明灯照諸癡闇。普令一切皆得修學。斷絕愛網出欲淤泥。迦葉次付阿難比丘。阿難滅後嘱累吾師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付於我。如是相续常轉法轮。洒甘露味疗煩惱渴。然我今者所作已办。涅槃時至滅度不遠。以此法寶持用付汝。汝可於後受持頂戴。勤加守護無令漏失。演法光明照愚癡闇。又提多迦。如來涅槃贤聖隐没。所有一切深經寶藏。渐當衰損坠没於地。世間昏冥流轉生死。所以者何。在昔吾師商那和修既滅度後。七萬七千本生諸經滿足。一萬阿毘昙藏凡有八萬清淨比尼。如斯等法皆悉隨滅。一人涅槃眾法衰滅。况多贤聖俱皆滅度。淨妙勝法永無遗余。是故我今殷勤付汝。汝當至心敬順我意。於諸眾生起大悲想。受持流布無令斷絕。提多迦言。敬受尊教我當擁護如斯正法。爲未來世作不請友。於是次宣無上法味。其所化度甚大弘廣。緣訖涅槃人天悲感。即收舍利起七寶塔。燒香散花種種供養。

彌遮迦

昔提多迦臨滅度時。以法付嘱最大弟子。名弥遮迦。多聞博達有大辯才。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將涅槃用付於汝。汝當於後流布世眼弥遮迦言。善哉受教。於是宣流正法寶藏。令諸眾生開涅槃道化緣已竟臨當滅度。復以正法次付尊者佛陀難提。令其流布勝甘露味。

佛陀難提

難提於後廣宣分别轉大法轮摧伏魔怨。然後付嘱佛陀蜜多。其人德力甚深無量。善巧方

便化諸眾生。令离惡見趣最勝道。以大智慧而自莊嚴。演清淨味摧滅異學。如是功德不可穷盡。我今隨順說其少分。

佛陀蜜多

有大國王总领天下。高才勇猛多聞博達。宗事異學信受邪見。於佛法僧恒懷轻毀。佛陀蜜多作是念言。吾師難提以法付我。我當雲何敷演勝眼。令諸眾生普得饒益。復作是念。今此國王甚大邪見。我宜先往而调伏之。譬如伐樹。若傾其本。枝葉花茎岂得久立。作是念已。於十二年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多時王都不問。過是已後忽便問之。斯是何人在我前行。尋便召命而問其意。答言大王。我是智人善能谈论。欲於王前求一试驗。爾時大王。即便宣令國内所有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聪明博達善於言辭。悉可集吾正勝殿上。與一沙門共對議论。於是一切邪見外道。辯才深遠智慧博達。天文地理靡不综练。含忿毒心竞來雲集。時彼大王於正殿上。嚴办供具羅布茵褥。燒香散花莊丽明淨。佛陀蜜多即升法座。共諸外道建無方论。浅智之者一言即屈。其多聪辯再便辭盡。王見諸人理皆穷匮。躬與蜜多自共議论。始起言端亦尋摧屈。佛陀蜜多即作是念。我與王论不應顯勝。而語之言。此义深浅王自解了。爾時彼王即知其屈。回改邪心敬信正法。受三自歸爲佛弟子。於自國土弘宣道化。時此國中有一尼干。邪見炽盛毀谤正法。辯慧聪達善能数算。佛陀蜜多欲化彼故。往爲弟子就受斯术。不久习學皆悉通了。彼尼干子。出大惡聲骂辱於佛。佛陀蜜多語尼干子。莫出斯言。令汝获罪。此報必當堕大地狱。尼干子言。汝岂能知如此之事。蜜多答曰。若不見信汝可算之。既算已後自當證知。時彼尼干便自推算。尋見其身必堕地狱。即大恐怖深生憂悔。向於蜜多五體投地。白言仁者。我當雲何得免斯咎。佛陀蜜多告曰。尼干。如因地倒還扶而起。汝若歸佛此罪可滅。爾時尼干起大信心。以五百偈讚歎如來。改悔先罪甚自呵責。佛陀蜜多即告之曰。汝以此心善業緣故。命終必得生於天上尼干復言。汝雲何知我得生天。蜜多告曰。若不見信自算求实。時尼干子即便下算。自見己身。罪滅生天。便大歡喜求哀出家。蜜多答言。今日宜可告汝眷屬。然後乃當相度出家。尼干弟子凡五百人。即往其所而告之曰。我見勝理情甚愛樂。欲於佛法出家爲道。汝等今可隨意所欲。更禀明師諮受勝法。時諸弟子咸白師言。本相宗仰如大雲蓋。師入勝道意樂相隨。時彼尼干與五百人。至尊者所俱共出家。於是尊者佛陀蜜多。美聲流布遍閻浮提。其所教化無量眾生。緣盡捨命弟子悲感。收聚舍利起塔供養。在昔尊者佛陀蜜多。化緣既訖將欲捨壽。告一弟子名胁比丘。汝當於後廣敷聖教。化諸眾生令得解脫。白言大師。敬承尊教。我當至心守護正法。

脇比丘

彼胁比丘由昔業故。在母胎中六十余年。既生之後须發皓白。厭惡五欲不樂居家。往就尊者佛陀蜜多。稽首禮足求在道次。即度出家爲說法要。譬如鮮淨白氎易受染色。便於座上得羅漢道。三明照彻六通無碍。勤修苦行精进勇猛。未曾以胁至地而臥。時人即號爲胁比丘。善說法要化諸眾生。所作已訖便入涅槃。收集舍利起塔供養。

富那奢

彼胁比丘垂當滅度。告一比丘名富那奢。長老當知。佛法微妙有大功德。是故諸聖頂戴奉持。我受付囑守護斯法。今欲涅槃用累於汝。汝宜至心擁護受持。時富那奢答曰。唯然。於是演暢微妙勝法。其所化度無量眾生。後於一時在閑林下。結跏趺坐寂然思惟。有一大士名曰马鳴。智慧淵鉴超識絕倫。有所難問靡不摧伏。譬如猛风吹拔朽木。起大憍慢草芥群生。計实有我甚自贡高。聞有尊者名富那奢。智慧深邃多聞博達。言諸法空無我無人。懷轻慢心往詣其所。而作是言。一切世間所有言论。我能毀壞如雹摧草。此言若虛而不誠实。要當斬舌以谢其屈。富那奢言。佛法之中凡有二谛。若就世谛假名爲我。第一义谛皆悉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爾時马鳴心未调伏。自恃机慧猶謂己勝。富那語曰。汝谛思惟無出虛語。我今與汝定爲谁勝。於是马鳴即作是念。世谛假名定爲非实。第一义谛性復空寂。如斯二谛皆不可得。既無所有雲何可壞。我於今者定不及彼。便欲斬舌以谢其屈。富那語言。我法仁慈不斬汝舌。宜當剃發爲吾弟子。爾時尊者度令出家。心猶愧恨欲捨身命時富那奢得羅漢道。入定觀察知其心念。尊者有經先在闇室。尋令马鳴往彼取之。白言大師。此室闇冥雲何可往。告曰但去。當令汝見。爾時尊者即以神力。遥申右手彻入屋内。五指放光其明照曜。室中所有皆悉顯現。爾時马鳴心疑是幻。凡幻之法知之則滅。而此光明轉更炽盛。盡其技术欲滅此光。爲之既疲了無異相。知師所爲即便摧伏。勤修苦行更不退轉。如是尊者以善方便度諸眾生。所應作已入於涅槃。四眾感戀起塔供養。

馬鳴

昔富那奢臨涅槃時。以法付囑弟子马鳴。而告之曰。譬如闇室燃大明炬。所有諸物皆悉照了。法之明灯亦復如是。流布世間能滅癡闇。是故如來演斯正法。普令一切皆悉修行。諸贤聖人常加守護。共相委囑乃至於我。我以勝眼持用付汝。汝當於後至心受持。令未來世普得饒益。马鳴敬諾當受尊教。於是頒宣深奥法藏。建大法幢摧滅邪見。於花氏城遊行教化。欲度彼城諸眾生故。作妙伎樂名賴吒唎羅。其音清雅哀婉调暢。宣說苦空無

我之法。所謂有爲如幻如化三界狱缚無一可樂。王位高顯勢力自在。無常既至谁得存者。如空中雲须臾散滅。是身虛伪猶如芭蕉。爲怨爲贼不可亲近。如毒蛇篋谁當愛樂。是故諸佛常呵此身。如是廣說空無我义。令作樂者演暢斯音。時諸伎人不能解了。曲调音节皆悉乖错。爾時马鳴。着白氎衣入眾伎中。自击钟鼓调和琴瑟。音节哀雅曲调成就。演宣諸法苦空無我。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開悟厭惡五欲出家爲道。時花氏王恐其民人聞此樂音捨离家法國土空旷王業废壞。即便宣令其土人民。自今勿復更作此樂。彼花氏城凡九億人。月支國王威德炽盛。名曰栴檀罽昵吒王。志气雄猛勇健超世。所可讨伐無不摧靡。即嚴四兵向此國土。共相攻战然後歸伏。即便從索九億金钱。時彼國王即以马鳴及與佛鉢一慈心鸡。各當三億。持用奉献罽昵吒王。马鳴菩萨智慧殊勝。佛鉢功德如來所持。鸡有慈心不饮虫水。悉能消滅一切怨敌。以斯緣故當九億钱。王大歡喜爲納受之。即回兵眾還歸本國。彼罽昵吒王有大功德。被弘誓铠志願坚固。曾以涅团置於塔上。因立誓曰。若吾來世千佛数中得成正覺。令此泥团变爲佛像。作是願已應時尋成。儀相奇特状若图画。心大歡喜踊跃無量。王於後時在路遊行。見外道塔七寶莊嚴。便大歡喜謂如來塔。前禮稽首至心恭敬燒香散花說偈讚曰。

具足一切智　　斷除欲惱障
眾仙最勝尊　　名稱遍三界
解脫离諸有　　哀愍群萌类
所說誠真谛　　能傾邪论幢
是故我今者　　頂禮應供尊

說是偈已應時寶塔分散崩落。王見驚怖而作是言。我於今者福將欲盡失王位乎。何故我适禮此寶塔而便颓毀。有人語言。王所禮者是外道塔。以其威德微末鮮少。不堪受王福德人禮。是故爾耳即發塔下得尼干尸。眾人歎曰。奇哉大王德力深厚。禮此邪塔。令其毀壞。王之功德比於梵天。又罽昵吒曾於一時。命剃须師教剃己须。時剃须師在王前立而作是言。我子端政智慧希有。唯願大王垂哀矜愍以女妻之。王大瞋恚而語之曰。汝是贱人種姓卑劣。雲何我女妻汝子乎。即便驅逐令至余處。而自默然不復敢語。後更召來言還如前。如是至三。王思惟曰。今此地下必有伏藏。故令斯人敢爲此語。即便使人當下發掘。尋便大获種種寶藏。王之智慧其事如是。又罽昵吒在於一時访問群臣。諸國土中颇有智人可諮敬不。當於爾時有一比丘名達摩蜜多。智慧深遠功德具足。善能通達三昧定相。南天竺國有二比丘。心意柔和深樂善法。素聞尊者坐禪第一。即共相將往詣其所。於其住處有三重窟。爾時二人至下窟中。見一比丘着弊壞衣。形貌丑陋端坐窖前爲僧然火。時二比丘問言。長老達摩蜜多爲在何處。答言。今在最上窟中。汝等宜可急往見之。爾時二人进至上窟。見向比丘已於中坐。時一比丘語其伴曰。此老比丘雲何乃似向所見者。時伴比丘聡慧机悟。即語之曰。今此尊者尚能如是。流布名聞。岂不能

至此處而坐。即前爲禮稽首問曰。大德威名世間希有。何故自屈爲僧燃火。達摩蜜多告比丘曰。子今當聽。我念生死受苦長遠。若使頭手可得燃者。吾當爲僧而盡燃之。况余身分及以燃火。何足爲難。吾念往昔。五百世中常受狗身。饥穷羸乏唯曾再饱。乃於昔時值有一人。饮酒会醉呕吐委地。我於是時食而得足。又昔曾有夫妻二人。以器煮糜熟已出外。我見無人至其家内。頭入器中食糜得足。後欲出頭了不能得。於是夫妻從外還入。見食其糜深生瞋忿。即以利刀用剪吾首。於五百世受斯狗身。雖二饱滿而失身命。以是思惟生死長久周遍五道受苦無量。故吾今者不惮勤勞。躬爲眾僧而自燃火。時二比丘聞是語已。深觀生死無量過患。應時逮得须陀洹道。如是尊者達摩蜜多。知見高遠名稱流布。王諸群臣素聞其名。咸共白言。大王當知。罽賓山中有一比丘。名達摩蜜多。才慧超倫福德深厚。王宜往彼問讯供養。時罽昵吒即便嚴驾。前後圍繞往罽賓山。离彼住處五百余里。王自念言。若彼比丘福德淵廣。乃能受吾恭敬禮拜。設薄福人終不堪也。達摩蜜多性好纯素。着弊壞衣顏容憔悴。尊者弟子咸作是言。罽膩吒王威名高遠。屈驾來此禮覲大師。宜自莊嚴着新淨服。無令爲彼之所轻贱。達摩蜜多告弟子曰。如來昔日無有教敕。若見豪贵則便莊嚴。且出家人粗弊是常。既得其宜何所改易。爾時彼王即便前进。稽首恭敬問讯起居。達摩蜜多知其心念。即便咳唾使王承之。爾時膩吒長跪合掌受唾而棄。問言。我今堪王供不。王即摧伏倍生敬信。尊者告曰。王昔曾於勝道而來。今可還從本路而去。既聞是語受教歸國。爾時群臣咸生嫌忿。雲何大王本访勝人。既得見之都不諮启。王告臣曰。汝岂能知若斯事耶。我於往昔積修福行。今得爲王才慧超世。尊者令我還修大業。已受训诲更何問乎。王於後時至膩吒塔。前路見有五百乞人。同聲求哀稱施如我。王聞是已大施乞人。金銀琉璃象马田宅。回還造作種種施会。拯恤貧乏存慰孤老。正法治世仁育天下。時有一臣名曰天法。便作是念。雲何大王見斯乞人。建立如是功德勝業。即問王言。今王何緣見此乞人廣爲斯福。爾時大王告天法曰。乞人於我有深利益。以其身形及與語言欲見晓悟。我昔爲王不修福因。是故今者饥寒穷困。身體憔悴受諸苦惱。王若不能乞丐貧乏。未來之生必當如我饥寒羸劣。彼乞人者其事若此。吾悟斯事是以爲福。天法白言。王今不但位勝天下。智慧亦能总御萬國。時安息王性甚顽暴。將统四兵伐罽昵吒。罽昵吒王亦即嚴诫。兩阵交战刀剑继起。罽昵吒王尋便获勝。杀安息人凡有九億。問群臣曰。今我此罪可得滅不。諸臣答言。大王杀戮凡九億人。罪既深重雲何可滅。時罽昵吒尋置大镬。於七日中煮汤令沸。洄涌腾波炽热焰盛。以一金环置斯汤内。顧問群臣。谁巧方便能得此环。時有一臣來應王命。便投冷水隨而取之。手無傷烂尋获金环。王告臣曰。我所爲罪如彼沸汤。悔必可滅猶冷水處。吾所杀人雖有九億。其罪重者唯二人半。我當杀時有兩贤信。臨被形戮稱南無佛。而我杀之斯罪深重。其一人者。口言南無未知是佛。爲富兰那。我復杀之。故名半人。爾時有一羅漢比丘。見罽昵吒造斯惡業。欲令彼王恐怖悔過。即以神力示其地狱。所謂斫刺剑轮解形。悲叫

哀號苦痛難忍。王見是已极大惶怖。心自念曰。我甚愚癡造此罪業。未來必受若斯之苦。若吾先知如是惡報。正使我身支节分解。終不起心加害怨賊。况於善人生一念惡。爾時马鳴即語王言。王能至心聽我說法。隨順吾教頂戴受持。令王此罪不入地狱。罽昵吒言。善哉受教。於是马鳴廣爲彼王說清淨法。令其重罪漸得微薄。復有一医名曰遮勒。善解方药聪敏多聞。利智辯才慈和仁愛。罽昵吒王素聞其名每常推覓。会遇遮勒自詣王宫。王聞医至即作是言。我今善能调和身體。右胁而臥节重饮食。若斯之者何用医爲。遮勒語言。王能如此宜應出家。夫爲王者纵情极欲任放身口。今王尚能斂攝防護。何貪斯位久居世間。王聞是已自知理屈。即召令入共相慰問。医即語言。大王若能信受吾教隨順不逆。當令王身色力充足。饮食消化終無病患。王曰善哉。敬承來教。其後不久。所愛夫人自覺有娠。滿足十月生一男兒。先已命終從胎倒出。其母苦痛性命危憞。從後展轉生輒如是。爾時遮勒入手胎中。解其兒衣然後乃出。於是母人安隐全濟。医言大王。自今勿復幸此妇人。若近之者必當如本。罽昵吒王淫欲火盛。不自裁量更幸斯妇。後续生子如前苦毒。時遮勒医始覺五欲過患根本。便作是念。罽昵吒王我躬教诲。不受吾言致斯眾苦。當知愛欲甚不可樂。败德丧身莫不由之。壞好名聞污辱梵行。凡夫迷惑不能捨离。智者了之觀如怨賊。我今宜應捨斯惡法。隐居林薮坐閑念定。於是辭王出家學道。高才邈世淵明博達。演宣记论遊化世間。復有一臣名摩啅羅。智慧超倫才艺希世。白罽昵吒。大王若能隨順臣教。必當令王威伏四海。一切宗仰八表歸德。宜察臣言無令彰露。王曰甚善當如卿言。爾時大臣廣集勇將嚴四種兵。所向皆伏如雹摧草。三海人民咸來臣屬。罽昵吒王所乘之马。於路遊行足自摧屈。王語之言。我征三海悉已歸化。唯有北海未來降伏。若得之者不復相乘。吾事未办如何便爾。爾時群臣聞王此語。咸共議曰。罽昵吒王貪虐無道。数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戍备邊遠亲戚分离。若斯之苦何時宁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疟以被镇之。人坐其上须臾气絕。由聽马鳴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鱼。剑轮回注斬截其首。续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须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爲僧維那。王即白言。今此剑轮聞犍椎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犍椎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爲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传長打犍椎。至於今日猶故如本。如是马鳴以大行願演甘露味。爲罽昵吒王興大饒益。其所度脫無量億人。所應作已便捨命行。集其舍利起塔供養。马鳴菩萨臨欲捨命。告一比丘名曰比羅。長老當知。佛法纯淨能除煩惱垢。汝宜於後流布供養。比羅答言。善哉受教。

比羅

從是已後廣宣正法。微妙功德而自莊嚴。巧說言辭智慧淵遠。外道邪论無不摧伏。於南

天竺興大饒益。造無我论足一百偈。此论至處莫不摧靡。譬如金剛所擬斯壞。臨當滅時便以法藏付一大士。名曰龙樹。然後捨命。

龍樹

龙樹於後廣爲眾生流布勝眼。以妙功德用自莊嚴。天聪奇悟事不再問。建立法幢降伏異道。如是功德不可稱說。今當隨順顯其因緣。託生初在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贵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龙成道因號龙樹。少小聪哲才學超世。本童子時處在襁抱聞諸梵志诵四韦陀。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偈各滿足三十二字。皆即照了達其句味。弱冠驰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纬图讖。及余道术無不综练。有友三人天姿奇秀。相與議曰。天下理义開悟神明。開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追求好色。纵情极欲最是一生上妙快樂。然梵志道勢非自在。不爲奇策斯樂難办。宜可共求隐身之药。事若得果此願必就。咸曰善哉。斯言爲快。即至术家求隐身法。术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大憍慢草芥群生。今以术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穷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贱法。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彼药使不知之。药盡必來師諮可久。即便各授青药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药以水磨之用涂眼睑。形當自隐。尋受師教各磨此药。龙樹聞香即便識之。分数多少錙铢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药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数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龙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药自有气分。因此知之何足爲快。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况我亲遇而惜斯术。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此药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宫。宫中美人皆被侵掠。百余日後懷妊者眾。尋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甚不悅。此何不祥爲快乃爾。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术。可以细土置諸門中。令人守卫斷往來者。若是方术。其迹自現。設是鬼魅。入必無迹。人可兵除。鬼當咒滅。王用其計备法爲之。見四人迹從門而入。時防卫者骤以聞王。王將勇士凡数百人。挥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龙樹斂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欲爲苦本。败德危身污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脱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捨离欲愛出家爲道。於九十日诵閻浮提所有經论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读诵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实义未获道證。辯才無盡善能言论。外道異學沙門义士。咸皆摧伏請爲師范。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贡高。便欲往從瞿昙門入。爾時門神告龙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蚊虻。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萤火齊辉日月。以须弥山等葶苈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雲何欲從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龙樹言。師恒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爲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時龙樹辭穷情屈。心自

念言。世界法中津涂無量。佛經雖妙句义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眾生。作是念已便欲爲之立師教誡更造衣服。令附佛法而少不同欲除眾情示不受學。選擇良日便欲成建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龙菩萨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宫殿開七寶函。以諸方等深奥經典。無量妙法授與龙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实利。龙知心念而問之言。汝今看經爲遍未耶龙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读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龙王語言。忉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宫百千萬倍。諸處此比不可稱数。爾時龙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龙知悟道還送出宫。時南天竺王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谤正法。龙樹菩萨爲化彼故。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七年。王始怪問。汝是何人在吾前行。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聞是已甚大驚愕而問之言。一切智人甚爲希有。汝自言是何以取驗。龙樹答曰王欲知者宜當見問。既說之後乃可證知。王聞是語便作是念。我爲智主大论議師。問之能屈未足爲奇。脫不如彼所損甚多。默然無言亦復非理。如是思惟良久不决。事既穷迫俯仰問之。諸天今者爲何所作。答言大王。天今正與阿修羅战。王既聞已譬如人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出。設非其言無以爲證。欲納彼說事又難明。龙樹復言。此非虛论。王且待之須臾當驗。語訖空中刀剑飛下。長戟短兵相继而落。王復語言。干戈矛槊雖爲战器。何必是天阿修羅也。龙樹答曰。雖若虛言當驗以实。作是語已修羅耳鼻從空而下。王始驚悟稽首爲禮。恭敬尊重受其道化。爾時殿。上萬婆羅門。見其神德歎未曾有。剃除須發而就出家。時諸外道聞是事已悉來雲集含怒懷嫉求竞言辯。於是龙樹以大智慧方便言辭。與諸外道廣共论义。其愚短者一言便屈。小有聡慧极至二日。辭理俱盡。皆悉摧伏剃除須發就其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道。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月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数。廣開分別摩訶衍义。造优波提捨十有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论。各五千偈。令摩訶衍光宣於世。造無畏论滿十萬偈。中论出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义味深邃。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時天竺國有婆羅門。邪見炽盛善知咒术。欲以己能竞名龙樹。白彼王言。唯願大王。垂哀聽我與此沙門诤挽道力。若彼勝我我當屬之。我若勝彼當見屬我。王言大德。汝甚愚癡。此菩萨者。明同日月智齊眾聖。汝今庸劣岂可爲比。欲以藕丝悬須弥山。牛迹之水等量大海。我今觀仁亦復如是。幸自思惟無虧高德。婆羅門言。王爲智人一切瞻仰。猶如日月莫不觀察。吾言虛实宜以理驗。大王雲何逆見陵蔑。爾時彼王見其至意。嚴駕往請龙樹菩萨。清旦俱集正德殿上。時婆羅門即以咒力。化作大池廣長清淨。池中出生千葉蓮花。自坐其上語龙樹曰。汝處於地类同畜生。我居花上智慧清淨。宁敢與吾抗言議论。爾時龙樹復以咒力化爲白象。象有六牙金銀校络。徐行詣池趣其花座。以鼻绞拔高舉擲地。時婆羅門傷背委困。即便摧伏歸命龙樹。我甚顽闇犯逆大師。唯願愍哀聽吾悔過。龙樹慈矜度令出家。是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龙樹菩萨所作已办將去此土。問法師言。汝今樂我久住世不。答曰仁者。实不願也。即入閑

室經日不現。弟子咸快破户看之。遂見其師蝉蜕而去。天竺諸國并爲立庙。種種供養敬事如佛。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六

迦那提婆

龙樹菩萨臨去此世。告大弟子迦那提婆。善男子聽。佛以大悲愍傷眾生。演甘露味利益來世。次第相付乃至於我。我欲去世嘱累於汝。汝當流布至心受持。提婆敬諾當承尊教。於是宣說真法寶藏。以智慧力摧伏異學。博識淵览才辯超絕。擅名天下獨步諸國。其初託生南天竺土婆羅門種。尊贵豪勝。由毁神眼遂無一目。因是號曰迦那提婆。智慧深遠机明内發。顧目觀察無愧於心。唯以其言人未信受。道化不行夙夜憂念。於彼國中有一天神。鍛金爲形立高六丈。咸皆號曰大自在天。有求願者令現获報。提婆詣庙求入拜覲。主庙者言天像至神。人有見者不敢正视。又令退後失魂百日。汝今但當詣門乞願。更復何求而欲見耶。提婆答言。神审若斯吾乃願見。設不如是非我所欲。時人聞之咸奇其意。追入庙者数千萬人。提婆既至稽首爲禮。天動其眼怒目视之。提婆語曰。天实神矣。然今相觀甚大卑劣。夫爲神者。當以精灵偃伏群类。而假黃金頗梨爲飾。荧惑民物何期小也。即登高梯凿出其目。時諸觀者咸有疑意。大自在天威德高遠。雲何爲此小婆羅門之所毁辱。將無彼神名過其实。爾時提婆晓眾人曰。神明遠大近事试我。我深達彼心所念故。登金山聚出頗梨珠。咸令一切皆悉了知。精灵纯粹不假形质。吾既非慢。神岂辱也。作是語已從庙而出。即於其夜求諸供备。明日清旦敬祀天神。迦那提婆名德素着智與神会。其所發言無不响應。一夜之中供具斯备。大自在天作一肉形。高数四丈。左眼枯涸徐步安詳而來就坐。遍觀肴膳歎未曾有。嘉其德力能有所致。而告之曰。善哉大士。深得吾心以智見供。汝今真是敬信我者。世人愚癡唯得吾形。以食奉献畏而诬我。今汝供饌。美味具足我之左眼宜當垂给。若能見與真上施也。提婆答言善哉受教。即以左手出眼與之。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出眼数萬。天神讚曰。善哉摩納。真上施也。欲求何願必滿汝意。是時提婆白天神曰。我索明識不假於外。唯恨吾教人莫信受。正願我言後必流布。神曰甚善。即便起退。於是提婆詣龙樹所。剃除须發受出家法。周遊扬化廣濟群生。南天竺王总御諸國。懷贡高心信用邪道。沙門釋子一不得見。國人遠近咸受其化。提婆念曰。樹不伐本枝条難傾。人主不化道岂流布。其國政法王家出钱雇人宿卫。爾時提婆應募爲將荷戟前驰。整勒部曲威德恩仁物樂其政。王嘉其意問曰。何人侍者。答言。此人應募。既不食禀。又不取贾。在事恭谨性好閑习。未達其心何求何欲。王即召之具問其意。答言大王。我是智人善於言论。欲於王前而求试驗。即便許之

爲建论座。爾時提婆即立三义。一切聖中佛最殊勝。若於諸法佛法無比。救世福田眾僧第一。八方论士能壞斯語。我當斬首以谢其屈。所以者何立理不明是爲愚癡。若斯之頭非吾所惜。八方论士咸來雲集。亦各言曰。我若有屈斬首相谢。愚癡之頭非吾甘樂。提婆語言。我所修法仁活萬物。要不如者當剃汝發以爲弟子。不斬頭也。立此要已便共论义。諸外道中情智浅者。适至一言尋便屈滯。智慧勝者遠至二日。辭理俱匮。悉剃其發度令出家。爾時有一外道弟子。凶顽無智耻其師屈。形雖隨眾心結怨忿。含毒炽盛啮刀自誓。彼口勝我我刀伏汝。作是語已持挾利刀。常於日夜伺求其便。爾時提婆出在閑林。造百论經以破邪見。弟子分散樹下思惟。提婆菩萨起定經行。外道弟子往至其所。執刀穷之。汝昔曾以智伏吾師。我於今者刀破汝腹。即便决之。五藏出外。命猶未絕。愍其狂愚而告之曰。我有衣鉢在吾坐所。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我諸弟子未得道者。若脱遇汝必當相執。或送於王困汝不少。夫身名者眾患根本。汝今迷惑愛惜情重。是故宜當好自防護。時諸弟子有先來者。睹見其師發聲悲哭。合諸門徒竞各雲集。驚怖號啕宛轉於地。其中或有狂突奔走。共相分卫追截要路。爾時提婆語眾人曰。諸法本空無我我所。無有能害亦無受者。谁亲谁怨孰爲惱害。汝等今者愚癡所覆。橫生妄見種不善業。彼人所害害吾往報。非杀我也。於是放身蝉蜕而去。

羅睺羅

迦那提婆未捨身時。告於尊者羅睺羅曰。佛婆伽婆爲度眾生。演暢妙法利益來世。次第委嘱乃至於我。我若滅後當付於汝。汝宜護持深經寶藏。令諸眾生普皆蒙益。羅睺羅言。善哉受教。於後敷演深經妙法。以智慧力摧滅邪道。三聞說法盡能受持。龙樹提婆及斯大士名德并着美聲俱聞。當是時也有婆羅門。聪慧奇悟善於言论。造鬼名書甚難解了。章句廣博十有萬偈。爲三大士。而讚诵之。龙樹一聞尋便開悟。善能忆持如旧诵习。提婆未解重爲宣說。既經再聞復即明了。提婆菩萨爲羅睺羅。更廣分别演其章句。羅睺羅聞豁然意解。時婆羅門便大驚怪。此諸沙門才慧乃爾。读吾此書不久通利。善能分别似若旧习。即便信伏改其邪心。彼羅睺羅聪慧如是。有善方便教化眾生。然後以法付嘱尊者僧伽難提。令其流布饒益眾生。

僧伽難提

僧伽難提有大功德。智慧深遠修菩萨行。以坚誓願而自莊嚴。超過聲聞緣覺境界。曾於一時有阿羅漢。棄捨重担具諸功德。僧伽難提欲试彼故。即宣一偈而問之言。

轉轮種中生　　非佛非羅漢

不受後世有　　亦非辟支佛

大德應當好谛觀察。如上所言是何等物。爾時羅漢即入三昧。深谛思惟不能解了。便以神力分身飛往兜率陀天至弥勒所。具宣上事請决所疑。爾時弥勒告彼羅漢。世以涅团置於轮上。埏埴成瓦。如是瓦者。岂同諸聖至後世乎。時彼羅漢即便開解。還閻浮提宣說斯事。僧伽難提語言。大德。此必當是弥勒菩萨爲汝宣說然後解耳。如是智慧神力变化。濟諸群生不可限量。所應作已將欲捨身。至一樹下指攀樹枝。尋便捨壽猶依此樹。諸羅漢等欲移其尸。置平坦處積薪耶旬。如须弥山不可傾動。盡其神力亦無異相。即便復以諸大白象并力俯之。不能移動如芥子處。尋積香木就下闍毘。其火炽盛焚燒身盡。樹更蓊郁都無凋毁。時眾咸見歎未曾有。收取舍利起塔供養。

僧伽耶舍

僧伽難提捨身已後。有羅漢名僧伽耶捨。次受付嘱流布法眼。廣化眾生拯諸苦惱。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山家未證道迹。遊大海邊見一宫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捨見時已到。即往彼宫說偈乞食。

饥爲第一病　　行爲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捨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褥請入就坐。僧伽耶捨見其家内有二饿鬼。裸形黑瘦饥虚羸乏。锁其身首各着一床。復有一鉢滿中香饭。以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捨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饿鬼。爾時比丘見其饥困。即以少饭而施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脓血。遍流在地污其宫殿。爾時比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捨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妇。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恚惜。我数教诲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获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阁嚴飾種種奇妙。滿中眾僧經行禪思。日時已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爾時肴膳变成脓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首破壞。血流污身而作是言。何爲惜食今受此苦。僧伽耶捨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饮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斯苦。如是尊者僧伽耶捨。周遊大海遍行觀察。見於地狱凡有五百。即生厭惡深患三有呵責五欲。甚生怖畏便作是念。世間造業終不败亡。如影隨形谁能捨离。我今應當方便求免。觀察情至得羅漢道。六通無碍三明清彻。於一山林有五百仙。勤修苦行欲望梵福。僧伽耶捨往至其所。爲宣三偈讚佛法僧。五百仙人俱得道迹。如是尊者廣爲佛事。教化已訖便入涅槃。收集舍利起塔供養。

鳩摩羅馱

僧伽耶捨未滅度時。以法付嘱鸠摩羅驮。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欲涅槃持用相付。汝宣至心勤加守護。鸠摩羅驮答言受教。於是次宣深法寶藏。彼之功德甚深淵遠。發大弘誓行菩萨道。智慧辯才猶如大海。少有名稱國人宗仰。鸠摩羅驮秦言童子。少有美名。以何緣故號美名耶。有一長者緣事余行。以二瓮金寄其亲友。一瓮金大。二者金小語亲友言。吾欲他行持此相寄。我子意若有欲得者必當與之。後長者子往從索金。亲友爾時還其小者。彼即瞋恚不肯取金。遂共相將詣斷事所。具陳上意以求理决。眾斷事官莫能分了。鸠摩羅驮時爲童子。於路遊戏聞其讼音。即作是言。兒得金矣何勞苦诤。其父本言隨子所欲。今樂大者理自屬之。爾時斷事便用其語。於是名聞驰布四遠。因即號爲美名童子。出家學道才慧超世。至一國土人多顽嚣。雖聞法教都不信受。鸠摩羅驮即語之言。汝今可集铁马萬骑。遣人乘之在吾前過。便如其言即爲嚴办。鸠摩羅驮暫一見已。盡皆分別人名马色衣服相貌。具足宣說無一错谬。彼國人民方皆信伏。造諸經论遊化世間。所爲已訖即便捨壽。

闍夜多

鸠摩羅驮臨捨命時。告一比丘名闍夜多。長老當知。如人渡海必由船筏。眾生如是。欲离三界修行善法然後得出。故我今者欲付汝法。宜好习學利益人天。闍夜多言。善哉受教。遂演深法度化世間。彼闍夜多有大功德。精进勇猛勤修苦行。善持禁戒無有漏失。世尊所记最後律師。曾於眾中有一比丘。其嫂至寺持食饷之。淫火炽盛便共交通。犯重禁已尋自悔責极生慚耻。我大愚癡造斯惡業。吾今定非沙門釋子。衣鉢盡置三奇杖上。處處遊行高聲唱言。我是罪人不應復着佛法染衣。爲畔既重必入地狱。當於何處而得救護。時闍夜多語比丘言。汝今若能隨順我語。當令汝罪尋自消滅。比丘歡喜白言受教。時闍夜多。即以神力。化作火坑其焰猛盛。令此比丘自投其中。爾時比丘爲滅罪故。舉身投入大火坑内。於時猛焰轉成清流。才齊其膝都不傷害。時闍夜多告比丘曰。汝以善心至誠悔過。所有諸罪今悉摧滅。即爲說法得羅漢道。由是緣故世皆號爲清淨持律。復於一時將諸弟子。圍繞往詣德叉尸羅城。至其城已時闍夜多慘然嚬蹙。弟子疑怪問其師意。答言且止。後當宣說。小復前行路見一乌。爾時尊者欣然微笑。諸弟子眾重白師言。唯願哀愍說其因緣。時闍夜多告眾人曰。我初至城。於其門下見饿鬼子。饥急羸困前白我言。母生吾已入城求食。自與别來滿五百年。饥虚穷乏命不雲遠。尊若入城見我母者。爲吾具宣辛苦之事。我始入城便見彼母。即爲具說其子饥乏。爾時鬼母前白我言。吾入城來經五百年。未曾能得一人[口　　弟]唾。何以故。我既新产气力羸憍。設得少唾爲諸鬼神之所欺夺。始於今日值一人唾。邊無余鬼会遇得之。欲出城外共子分食。門下多

有大力鬼神。畏其侵夺復不敢出。唯願尊者垂哀矜愍。持我出城與子相見。我於爾時將此鬼母出於城外。今共子食。即問彼言。汝生已來爲几時耶。鬼答我曰。吾見此城七返成壞。國土丰樂人民炽盛。又見毀敗殄滅無遺。我聞彼言。深歎生死受苦長遠無有邊際。以是緣故慘然嚬蹙。彼乌因緣。善聽當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在世教化。我於爾時爲長者子。志厭五欲常念出家。我若爾時作沙門者。必斷眾結得羅漢道。吾之父母不見從志。強爲娉妻欲遮斷我。我不違命便即娶妻。娶妻已後復欲出家。父母語言。爲汝娉妻正求继嗣。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受教與共交会生一男兒。年始六歲。爾時父母即教此兒。汝父若出欲作沙門。當抱其足而語之曰。父若捨我谁見養活。先當見杀然後可去。爾時此兒如父母教。啼泣抱我甚生悲戀。我於爾時以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當爲汝不復出家。由彼兒故不得道證。九十一劫流轉生死。於五道中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察彼乌。乃我前世所生之子。愍其嬰愚久處生死。以斯因緣是故微笑。如是尊者善說法要。以辯才力遊化世間。所爲已訖入般涅槃。

婆修槃陀

尊者闍夜多臨當滅度。告一比丘名婆修槃陀。汝今善聽。昔天人師於無量劫勤修苦行。爲上妙法。今已滿足利安眾生。我受嘱累至心護持。今欲委汝當深忆念。婆修槃陀白言受教。從是以後宣通經藏。以多聞力智慧辯才。如是功德而自莊嚴。善解一切修多羅义。分別宣說廣化眾生。所應作已便捨命行。

摩奴羅

次付比丘名摩奴羅。令其流布無上勝法。彼摩奴羅智慧超勝少欲知足勤修苦行言辭要妙悦可眾心。善能通達三藏之义。於南天竺興大饒益。時有尊者號曰夜奢。辯慧聪敏甚深淵博。與摩奴羅功德同等。亦能解了三藏之义。流布名聞咸爲宗仰。曾於一時彼摩奴羅至北天竺。尊者夜奢而語之言。恒河以南二天竺國。人多邪見聽辯利智。長老善解音聲之论。可於彼土遊行教化。我當於此利安眾生。時摩奴羅即如其語至二天竺。廣宣毘羅無我之论。摧伏一切異道邪見。所爲既办捨身命終。於是已後次有尊者名鶴勒那。

夜奢

夜奢出興於世。受付嘱法廣宣流布。福德深遠才明淵博。化世迷惑令就正路。所作已訖然後捨身。復有比丘名曰師子。於罽賓國大作佛事。時彼國王名弥羅掘。邪見炽盛心無

敬信。於罽賓國毀壞塔寺杀害眾僧。即以利剑用斬師子。頂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是便絕。如此之法爲大明灯。能照世間愚癡黑闇。是故如上諸贤聖人。皆共頂戴受持守護。更相付囑常轉法轮。爲諸眾生起大饒益。斷塞惡道開人天路。逮至最後斯法衰殄。贤聖隐没無能建立。世間闇冥永失大明。造作惡業行十不善。命終多堕三惡八難。是故智者宜當觀察。無上勝法有大功德。微妙淵遠不可思議。譬如贾人欲過大海。必乘船舫然後得度。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爲清涼除煩惱热。法是妙药能愈結病。即是眾生真善知識。爲大利益濟諸苦惱。何以故。一切眾生性無定相。隨所染习起善惡業。若有习近外道邪見受其教诫。永即流轉無有邊際。是則不名善知識也。若有人能起信敬心。亲近贤聖聽受妙法。由聽斯法功德因緣。出欲淤泥受最勝樂。是故此人名善知識。宜應勤心习近供養。必能令人离三惡苦。如昔往日花氏國王有一白象。气力勇壯能滅怨敌。若有罪人令象蹈杀。後時象厩爲火所燒。移在異處近一精捨。聞有比丘诵法句曰。爲善生天爲惡入淵。心便柔和起慈悲意。後付罪人都不杀害。但以鼻嗅舐之而去。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召諸智臣共謀此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此象系處近在精捨。必聞妙法是故爾耳。今可移系令近屠肆。彼睹杀害惡心當盛。王用其計系象屠所。象見杀戮剝皮斬截。惡心猛炽残害增甚。以是當知。眾生之类其性不定。所以者何。畜生猶尚聞法生慈。見有屠杀便爲残害。况復於人。而不染习起善惡業。是故智者宜應覺知。邪見惡法多所損害。棄而离之勤作方便。习近聖法受持流布起大師想。由是微妙功德因緣。永當超越三惡道苦。度生死海受涅槃樂。又此法者爲得道利全分因緣。是故復名真善知識。如昔阿難白佛言。世尊。善知識者。於得道利作半因緣。佛言不也。善知識者。即是得道全分因緣。阿難當知。此閻浮提除大迦葉舍利弗等。其余眾生若不遇我。恒當流轉無解脫期。是故我言。善知識者能大利益。以此緣故當知。佛法最尊最妙爲無有上。無量功德之所成就。是故世尊初成正覺。於樹王下端坐思惟。一切世間若使無有父母師長。单獨孤露永無恃怙。我今應當依谁而立。復作是念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悉以勝法用爲師范。我亦應當如三世佛深妙勝法用以爲師。由是緣故佛常恭敬如斯妙法。至心禮拜勤加守護。當知此法甚爲希有。是故智者宜應受持。又於往昔有婆羅門。持人髑髏其数其多。詣花氏城遍行炫卖。經歷多時都無买者。便极瞋恚高聲唱言。此城中人若不就我买髑髏者。吾當相爲作惡名聞言。汝諸人愚癡闇钝。爾時城中諸优婆塞聞是語已。畏其毁谤。便持钱物至彼买之。即以铜筋贯穿其耳。若彻之者便與多价。其半彻者與价渐少。都不通者全不與直。時婆羅門問优婆塞。我此髑髏皆悉無異。何故价直而有差别。优婆塞言。如前髑髏有通彻者。斯人生時聽受妙法。智慧高勝贵其若此。相與多价。其半彻者雖聽妙法未善分别。以是因緣與汝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聽法。吾以是故不相與价。時优婆塞持此髑髏。往至城外起塔供養。命終皆得生於天中。以是因緣當知。妙法有大功德能建立人。何以故。此优婆塞以聽法人髑髏起塔尚生天上。

况能至心聽受斯法供養恭敬持經人者。此之福報甚難窮盡。未來必當成無上道。是故諸有欲得無上安隱快樂。爲化眾生作大饒益。皆應受持如是勝法。